

《白雪公主殺人遊戲》

作者: 單眼皮不是罪

Powered by [紙言](#)

1.

阿樂點起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雲霧。

在煙幕裡，他暫時忘記斷掉的兩條肋骨和快要粉碎的左膝蓋痛楚，但嘴角的血泡和泉湧般的鼻血卻沒有停止的跡象。

他很痛，痛的快要死了...

阿樂原本打算從十樓跳下，結束自己悲慘的人生，卻又不幸地活著，然後誤打誤撞救了眼前的女孩。

不管怎樣，自殺計劃失敗了，可是現在半死不活的他比死更慘。

「多謝你救咗我。」女孩包紮完阿樂右臂的刀傷，再把熱毛巾敷在他的額頭。

「你都救咗我呀，哈哈。」

阿樂自嘲，如果不是這個女孩，他現在躺著的地方就不是自家的沙發，而是殮房。

他以前是警方底下的一名手下，在社團埋伏了七年，取得老大的信任後幫助警方掌握足夠的證據破案。

怎料那名老大後來在獄中割脈自殺，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也跟著燒炭自盡。

這宗新聞最近在全城傳得火熱，是很多人茶餘飯後的話題，然而這也令阿樂在人們的輿論間感受到地獄般的煎熬。

他清楚自己是個臥底，是個警察，破案是自己的天職。

可是，罪疚感無一日不蠶食著他的靈魂，吃不好，睡不好，甚至連呼吸也感到壓迫。

終於，在今天晚上，他選擇以跳樓來救贖自己。

「龍哥兩個仔，一個十二歲，下個月就考中學啦。一個先六歲，正話幼稚園畢業，好精靈架，成日要扭計騎膊馬，你知唔知佢幾重呀...」

說著說著，阿樂眼裡泛起淚光。

他犯了臥底的大忌，對目標產生感情，是愛。

大概一小時前，阿樂還挨坐在自家唐樓天台的欄杆上。

左手是一把改裝手槍，右手是半瓶青島啤酒。

「叮...」

酒瓶敲著欄杆，盪出迴響。

他喝了一口酒，望向兩條街外的馬路，告訴自己若果下一輛穿過路口的車是黑色的話他便直接往腦袋開槍。

不過幾分鐘，已經幾輛黑色的車經過，七人車，跑車，貨車。

但他手裡槍還是舉起又放下，放下再舉起。

往太陽穴開槍好嗎？

不，好像太單調，每一本小說裡的人物用槍自盡也是往那裡打。

下巴？

不行，等下子彈從後腦勺鑽出的話腦袋會直接開花，麻煩到清潔工玲姐，枉她昨天才請了自己吃宵夜。

腹部？

萬一等下死不去的話捧著一串腸子到醫院去不是很尷尬嗎？

他猶豫了。

阿樂臥底的七年生涯裡，死在他槍下的人為數不少，處決別人的性命是分秒間的事情，但了結自己的性命卻花了他幾個小時。

原來劊子手自殺的時候是這般糾結。

對比那些死在他槍下的人，他有更多的時間去反思和回顧自己的一生。

不知道他們臨死前到底在想什麼呢，阿樂自問。

望著漆黑的天際，他沒有答案。

「咚咚...」

突然，唐樓後方的窄巷發出細微的悶響，吸引到阿樂的注意。

他從欄杆跳下來，往身後走過去查看。

原來巷子的兩端各站著一個男人，一胖一瘦，中間站著一個穿著白衣的女孩。

剛才的聲音是肥胖男子用手中的鐵管敲著牆壁發出的。

瘦削男子則拿著小刀，一拋一接。

兩人不約而同地向中間慢慢逼近，白衣女子進退不得，在原地環抱雙手。

是打劫嗎？

此時，只要阿樂高聲呼叫的話，必定能嚇走兩人，可是會引起更多人注意，壞了自己的自殺大計。

天知道他為今天準備了一個星期！

那女孩看下去才二十幾歲，被兩隻禽獸糟蹋的話也太可惜了吧。

反正自己是將死之人，何必臨時前順便把她救一救。

不知道是警察的天性還是阿樂良心發熱，他竟然產生救這女孩的想法。

阿樂搖頭苦笑，想起自己親手出賣的龍哥淡出江湖後跟著妻子改信天主教。

他忽發奇想！

如果自己臨死前稍微信多做點好事，死後可以上天堂向龍哥叩頭認錯嗎？

思考片刻後，阿樂站上欄杆，展開雙手，像一隻自由的飛鳥。

他希望自己通往的地方叫天堂。

然而，地下三人絲毫沒注意到天上的異樣，繼續演著自己的劇本。

「唔好意思呀肥仔，今日係你唔好彩。」

阿樂看準地下的胖子，嘴裡默念。

接著，他閉上雙眼，深呼吸，畫了一個十字聖號，然後一躍而下。

「嘑！」

迎著刮臉的逆風，耳朵一陣風鳴後，阿樂不偏不倚的壓撞在胖子的身上。

天外飛來的自殺式炸彈甚至沒有給予胖子抬頭的時間就把他壓死了。

果然像從前臥底時一樣，死在阿樂槍下的人根本沒有反思人生的機會。

只是阿樂這次親自充當了那顆子彈。

胖子的身體承受了大部分的力量，鮮血和內臟應聲從嘴巴噴出，但反作用力仍然將阿樂彈出，狠狠地撞向旁邊的一排水管，最後膝蓋著地。

瘦子瞪起大眼，看著那個破壞劇本的不速之客。

阿樂咳了幾下，嘴裡冒著血泡，然後緩緩站起，摸著右邊斷掉的兩條肋骨，和劇痛的膝蓋。

阿樂頓時錯愕，本來打算同歸於盡，沒想到這胖子反而成了肉墊，救自己一命。

此時，白衣女子識趣地往旁邊站，然後慢慢靠著阿樂的方向走過去。

「我唔知你係邊個，不過今晚公主條命一定歸我。」

瘦子縱使心驚，但還是故作鎮定地拋著手裡的小刀。

「呃..我唔明你講乜。」阿樂回答。

「你係獵人？」瘦子繼續質問。

「獵人？」在阿樂愣了一下，腦海忽然出現富奸邊抓屁股邊打ps4的樣子。

「唔係，不過我係...」想起上個月遞交的遲職信，阿樂硬生生地將警察兩字吞回肚子裡。

「哈，咁即係閒人啦。」

瘦子冷笑，握緊剛落在掌心的小刀，一個箭步往阿樂的方向奔出。

「退後！」

阿樂將白衣女子往自己的方向拉。

瘦子雖然穿著蓬鬆的白襯衣，但內裡卻是一身精鋼似的肌肉，眼神透漏著重重的殺氣，功力深不可測。

可是，阿樂也不是省油的燈，先是以全能的姿態從警校畢業，贏得銀雞獎。

後來又在龍哥底下靠著一雙手為幫會打下半壁山河，憑著自身的資質和實戰經驗，絕對可以稱得上專業打手。

這，是一場獵人與打手的戰鬥。

阿樂掏出褲袋裡的手槍，正想扣動扳機之際，瘦子突然將飛刀甩出。

刀子劃出一個近乎完美的弧度，直接切向阿樂的手。

阿樂的眼睛僅僅跟得上飛刀速度，卻閃避不及，下一秒飛刀已沒入他的手臂。

他的手一軟，手槍隨即脫手而出。

瘦子袖口的位置滑出另一把小刀，全速衝前，阿樂無視手臂的傷口，不退反進。

兩者正要相遇之際，瘦子飛出另一把飛刀，阿樂身體向右滑倒，狼狽地閃避，然後迅速爬起。

瘦子心裡一驚，自己飛刀以快，狠，準見稱，但面前的男人只是中了一刀就已經適應飛刀的速度。

痛楚似乎沒有減慢他的反應，反而激起他的戰鬥意志！

在瘦子驚愕之際，阿樂抬起左腳狠狠地往瘦子臉上橫掃，瘦子低身避開，然後狠狠地向阿樂的右胸還以一腳。

「呼！」

阿樂雖然舉起右臂格擋，但身體還是狠狠地撞到旁邊的水泥牆。

「咳...」阿樂吐出一口鮮血。

隨之而來的是一陣劇痛，毫無疑問是斷開的肋骨刺進他的肺部。

瘦子露出惡魔般的笑容，抬腿踢向阿樂的膝蓋，阿樂往後一跳，身體還沒着地之際，瘦子再次向他的右胸射出一把飛刀。

阿樂閃避不及，只好硬生生地用手當盾，讓飛刀狠狠地釘在臂上。

「你係個唔錯既對手。」瘦子微笑，用嘴巴舔了一下刀尖。

阿樂單手扶著牆壁喘氣，眼前的男人恍惚能看穿他受傷的地方，專攻他的弱點。

「小心呀，佢可以睇穿你既弱點，你所有既內傷佢都睇得到！」白衣女子在後方提醒。

「弱點？」想起瘦子剛才的攻擊模式，阿樂恍惚想通了什麼。

「佢係能力者！」白衣女子說。

「能力者？」阿樂一陣狐疑。

瘦子撕開上衣，露出一身強勁的肌肉，胸口的位置是一串奇形怪狀，彎彎曲曲的豺狼圖騰。

「凌弱，呢個係我既能力。」瘦子說得自信。

阿樂對眼前的狀況感到疑惑，但對他來說，知道對手能看穿自己身體上內傷這點就很足夠了。

「凌弱？咁都要你有能力恃強先得。」阿樂笑笑，擦掉嘴角的血，心生一計。

漆黑的後巷裡，兩雙血色的眼睛凝視著對方。

瘦子不敢輕舉妄動，生怕阿樂心裡籌謀着什麼。

時間靜止。

「！」

阿樂吸了口氣，右腳前，左腳後，彎腰俯衝。

這一波突如其來的襲擊連擁有戰鬥經驗的瘦子也嚇了一跳，受到如此重傷竟然還能爆發出閃電似的速度。

沒錯，阿樂已經有了死的覺悟。

不怕死的人最可怕。

瘦子連忙往後退，同時甩出六把飛刀，左右各三把，將阿樂整個移動範圍包抄起來，希望緩慢他的進攻。

然而，這一切早就被阿樂看破了。

那些眼睛跟得上卻避不到的飛刀只有一個應對方法。

阿樂靠著觀察瘦子手指細微的動作，估算出飛刀滑行的軌道和落點，然後靈活地擺動身體，預先避開了那些致命的落點。

瘦子身軀一震，一直引以為傲的飛刀只是在對手的胸上劃出兩刀淺淺的傷痕。

轉眼間，阿樂與瘦子的距離不足一米。

「凌弱」再次顯現。

在瘦子的瞳孔裡，阿樂的身體出現多個紅點，有深有淺，像箭靶般，每個紅點象徵着阿樂身上的創口，最深色處傷得最嚴重。

太大意了！

瘦子看著阿樂毫無防備的右胸，心裡暗喜，那裡的紅點最大最亮。

然後，他不顧一切的掏出飛刀向阿樂的右胸刺過去。

阿樂傾斜身體，像早有預謀般避開瘦子的攻擊，然後用左手從右臂硬生生的拔出一把帶着碎肉的飛刀。

在瘦子還沒回神之際，阿樂借着他往前衝的力度，狠狠地將小刀刺進他的左腹。

空氣靜止。

高手的生死對決永遠只在一線之間。

瘦子一陣驚愕，雙眼瞪大，口中猛吐鮮血。

他踉蹌地往後退，一步，兩步，三步，然後摔在地上。

他掩著自己的左腹，驚訝地看著沒入自己身體的小刀。

同時間，阿樂亦無力地跌坐在地上。

「你太過依賴所謂既能力啦...」阿樂虛弱地說。

剛才瘦子只顧著一味進攻阿樂的弱點，卻沒想到阿樂反而以弱點誘導他，繼而反擊。

也許阿樂說得對，他對自己的能力太有信心了。

殺死自己的不是阿樂，是自己一直引以為傲的「凌弱」。

瘦子嘴角微微抽動，露出似是自嘲的笑容，慢慢閉上雙眼。

他的身體化作沙子，逐漸崩壞，像融化的兵馬俑，最後化成一灘泥土

同時間，阿樂眼前一黑，在他的視線裡，最後出現的是白衣女孩模糊的輪廓。

能力：凌弱

代表圖騰：豺狼的狼吻

能力內容：能力者擁有看穿對手弱點的能力，弱點處會出現紅點作標記，紅點越亮，代表弱點的傷害越大

後遺症：使用能力後的三小時出現短暫的深度近視

能力者：瘦子-->程永樂

能力：懶散

代表圖騰：樹懶的爪

能力：能力者受傷後可以透過睡眠恢復，但條件是能力者必須進入深層睡眠狀態，睡眠時間越長，傷口康復得越好

後遺症：醒後的二十四小時內有一定機率會處於疲勞狀態，出現集中力不足，頭暈等症狀，嚴重者會出現幻覺

能力者：胖子-->程永樂

2

阿樂從迷糊中甦醒，四周都是散落遍地的止痛藥瓶子和安眠藥紙盒。

他勉強按着沙發撐起身體，後腦勺陣陣刺痛，但身體的傷痕已經奇蹟般恢復過來。

然後，他詫異地掃着胸口和膝蓋兩處重傷之處，竟然沒有半點腫痛。

「你醒啦？」聲音自廚房傳出。

接着，白衣女子搬着兩碗粥慢慢走向阿樂。

她綁着馬尾，換上一件不稱身的大碼hoodie，露出白滑誘人的長腿，不細心看還以為她沒穿褲子。

「早晨。」阿樂搔着凌亂的頭髮。

「我借咗你hoodie黎着，希望你唔好介意。」白衣女子說。

「唔緊要，反正我都好少換衫。」阿樂笑得有點尷尬，往她的大腿掃視一眼，又迅速抬頭。

「我見雪櫃無乜野食，所以求其用啲白菜同瘦肉煮咗，煮得難食唔好笑我呀！」
白衣女孩盤着腿，坐到沙發旁。

阿樂微笑點頭，邊吃粥邊拿起電話打開每日新聞。

突然，他愣住了。

六月十二？

他看着螢幕顯示的日期，眯起眼。

「我訓咗三日？」阿樂驚叫。

「嗯，因為你受咗好重既傷。」白衣女子說。

「但都無理由會訓咁耐，同埋點解釋我既傷一訓醒就好返曬...」
阿樂下意識摸摸自己的右胸，肋骨刺進肺部的劇痛仍深深刻在他的腦海。

「因為你繼承咗尋日個肥仔既能力。」白衣女子吃了口粥，繼續道：「懶散。」

「即係咩意思？」阿樂放下碗，專心聽着。

「只要你進入睡眠，你既身體就會自動修復受傷既地方。你受既傷好嚴重，所以足足訓咗三日。」

「所以呢幾日都係你照顧我？」

「又唔係照顧既，只係用毛巾幫你抹下身，因為使用能力期間你都唔洗食野同埋大小便。」

「咁呢度呢？」阿樂想了想，指了一下褲襠。

白衣女子尷尬地點點頭道：「因為怕焗住會醜，所以我...我幫你換咗底褲，但我合理眼架！我發誓...」

阿樂有點不知所措，沉默不語。

氣氛一陣尷尬。

「咁個兩個人條屍呢？你報咗警未？」阿樂立刻轉移話題。

「佢地變做屍體之後會化成白煙，自動消失，所有能力者死亡之後都會咁。」白衣女子解釋。

阿樂剛醒來還想着報警後如何在法庭上解釋自己是正當防衛，現在看來這些功夫都省了。

「而你，就會繼承佢地既能力。」白衣女子加重語氣。

「意思係...我宜家都係一個你所謂既能力者？」阿樂低頭看着自己的手掌。

「無錯，你望下你左邊膊頭。」白衣女子指着阿樂的左肩。

阿樂健壯的肩膀上有個狼吻的紋身，很明顯跟瘦子身上的一模一樣，還有左前臂內側多了一個樹懶爪子般的紋身。

「哈哈，唔係咁大整蠱下話。」

阿樂一陣頭暈，他不敢相信眼前的現實，卻又不能說服自己紋身是白衣少女在昏迷的時候為他刺的。

兩人吃完早餐，阿樂繼續躺着，然後白衣少女把碗具收拾好，拿到廚房清洗。

「係啦，其實你叫咩名？」阿樂想起自己還沒問這突然起來的室友的名字。

「白雪，你都可以叫我小雪。」

少女的背影瘦削，單薄，柔弱的身軀像是冰雪中頑強生存的高嶺之花，就算再懦弱的雄性動物也會被她特殊的氣質激發起保護慾。

「公主？」阿樂想起胖子和瘦子對她的稱呼。

「呸...」小雪手中的鐵碗掉在洗手盤上。

「呢個只係獵人對我既稱號。」她續道。

3

下午四點。

太子茶餐廳。

「所以你意思係有一班人想殺你，然後咁好彩我又救咗你...？」阿樂咬緊原子筆的筆頭，皺著眉。

「嗯...」

「咁佢地點解要殺你呢？」

「呢個我唔講得。」

阿樂有點無奈，但仍然在筆記本上抄下一些無用的資訊，這是警察的本能。

「OK..或者我直接啲問啦，點解你唔報警？」

「因為警察都幫我唔到，我唔想連累其他無辜既人，呢個只係一場遊戲。」
小雪低下頭，神情複雜。

「遊戲？咩遊戲要用條命黎做賭注呀？宜家有人想殺你呀！」
阿樂意識到自己的煩躁，立刻尷尬地喝了口奶茶。

茶餐廳零星的人群紛紛看着他們。

小雪沉默不語。

「唔好意思...可能我有啲激動，但我只係想清楚呢個所謂遊戲背後既真相。」阿樂壓低聲線道。

「其實由你救我個刻開始，你已經加入咗呢個遊戲，我暫時可以同你講既係咁多。」小雪道。

「我明白啦...」

就在阿樂思考著什麼之際，一杯凍奶茶劃過他的面前，狠狠地坐落在桌面。

阿樂抬頭之際，一個穿著淺色牛仔外套，白色底衫的銀髮小子已擅自坐在小雪的身旁。

「公主，我仲記得你口味。」小子微笑道。

「康仔，估唔到你真係響呢度！」小雪喜出望外，雙手合十。

「唔好講呢啲住，佢係邊個？」康仔仔細地打量阿樂。

「放心啦，佢唔係獵人，佢救咗我條命。」小雪解釋。

阿樂有點不屑，一個外表只有二十多歲的mk仔竟敢質問自己的身份，如果他現在還是警察的話必定逼他到後巷，教他點人生道理。

「你好，我叫阿樂，程永樂。」阿樂假裝禮貌地伸出右手。

「康仔。」

康仔的眼光往阿樂的身上掃了一會便再次回到小雪身上，剩下阿樂尷尬的右手架在空中。

「自從個日我地八個走失曬之後，我每日都會返黎呢間茶餐廳，但估唔到第一個出現既會係公主你...」康仔掃著自己的斜劉海。

「死mk！」阿樂心裡暗罵。

「我逃走咗三日，然後響第四日比兩個獵人發現，但阿樂救咗我。」小雪。

康仔露出詫異的眼神說：「宜家佢身上總共得兩個印記，就憑佢一個普通人打敗咗兩個能力者？」

阿樂覺得奇怪，為何自己的軍大衣把整個手臂穩穩覆蓋，康仔還能看見他的紋身。

「呃...嚴格上黎講係一個..」阿樂想起冤死的胖子，暗自劃個十字聖號。

康仔正想問下去之際，茶餐廳店門突然蕩開。

闖進來的是兩股致命的氣色。

迎面走進來的是兩個男人。

一個穿菊花牌背心，腳踩人字拖，駝背凸臍，像個六十幾歲的公園伯伯。

另外一個則穿著紫色西裝，背上用繃帶綁住一個木盒子，眼睛也同樣裹上層層繃帶。

茶餐廳其他的食客似乎沒有感覺到兩人的異樣，吃的吃，聊天的繼續聊天。

阿樂突然覺得渾身雞皮疙瘩，兩人帶給他的不安感並非源自自己警察的直覺，而是來源於他們自身某股神秘的力量。

小雪的身體顫抖起來，下意識地靠向康仔。

康仔壓低聲音說：「等陣我去擋住個兩條友，你帶公主走先。」

「但係...」小雪捉緊康仔的手臂，憂心忡忡。

始終雙拳難敵四手，阿樂也是理解的。

「放心，我好快會合你地，如果我好彩既話..」康仔拿起檯面的叉子苦笑，然後隨即站起，背對兩人。

用叉子戰鬥？

阿樂思索之際才看見康仔背後有個閃閃發亮的劍型紋身，那種光芒穿透了衣服，刻畫在空中。

「劍聖。」著紫色西裝的男人露出一抹詭異的微笑。

「終於可以見識下七騎士既實力。」阿伯嘴角的口水吊在空中。

這會是一場惡鬥。

「比把好野我，比把好野我，比把好野我...」康仔心中默念。

叉子的頂端發出微弱的光...

能力：造劍

代表圖騰：劍

能力：能力者可以將任何物件改造成劍，並且擁有該劍的能力，但是劍只是隨機從能力者認識的劍中抽出，能力者無法選擇做哪一把劍。

後遺症：沒有特別的後遺症，只是每隔半小時方可造另一把劍，而且此能力有一定機會令能力者身陷險境。

能力者：康仔

3

康仔手中的叉子慢慢延伸，不斷生長，直到及胸的水平，然後劍尖的位置微微彎出一個弧度，成一把刀。刀身的位置再生出暗藍的劍鞘，緊緊地把刀裹起來。

一把從傳說中覺醒的妖刀。

村雨。

「媽媽，你睇下個哥哥，佢識變魔術㗎！」在一旁的小屁孩扯著中年女人的衣服，女人則趕緊掩住小孩的嘴巴。

事實上餐廳裡的人裝作若無其事，卻早以注視三人，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氣氛。

「老陳，準備開工。」紫色西裝男一邊脫繃帶一邊說。

「阿莫，係時候比佢見識下我地既實力。」

老陳，即是旁邊的背心阿伯的下顎像蛇一樣不正常的張大，牙齒間連著不明液體，嘴裡哇啦哇啦地不知道說著什麼。

阿樂隱約看見他的舌頭有一個不明的印記，但很快又被液體絲遮擋住。

阿康吸了口氣，大叫：「走！」然後同一時間拔出妖刀。

頓時，刀鞘掀起一陣白霧，籠罩著整個餐廳，像有人丟了十顆煙霧彈般，普通食客趕緊躲在餐桌下面。

「弊！」

儘管視線被蒙蔽了一大半，阿樂還是死命地拖小雪衝向茶餐廳的後門，也不顧得撞倒了兩三個侍應。

老陳立刻跳到空中，雙手捉住天花盤旋的風扇，企圖在高空搜尋康仔等人的身影。

但是幾秒過後還是沒能看見什麼，突然，一顆球體狀的物體飛向老陳。

老陳單手接著不明物體，認真一看，竟然是阿莫血淋淋的頭。

這個十幾年的拍檔的實力自己不是不清楚，但卻在這麼一瞬間就被對方處刑，連經驗老到的他也不得不驚奇。

高手的對決往往在一瞬間，其實剛才濃煙冒起之時，康仔早以借助濃煙作掩逼近阿莫，在他還沒使出異能之時，便先取下他的首級。

然而，老陳比起阿莫大上十幾年，戰鬥經驗自然豐富，此情此景恍惚一早在自己身上發生過無數次扮，他很快便平復心情。

「哇吐！」他朝著餐廳的窗戶和牆壁吐出不明液體。

液體帶有強力腐蝕性，不消幾秒便將障礙物溶解。

空氣的流通令到餐廳中的煙霧快速地流失，恢復視覺後，其他在餐廳的食客和侍應看見這片景況，搶先奪門而出。

老陳深深吸一口氣，嘴巴隨即像機關槍般向所有人的背部吐出濃液，不論是小童，婦女或者老人也無一倖免，只能落得化成一團爛肉的下場，他們甚至連殺死自己的人是誰也不清楚。

「無必要連小朋友都唔放過。」阿康看著前方一個，被溶解得只剩半個頭腦的小孩，有點不滿。

「取地今日黎呢度飲茶食野就已經注定要死，呢啲都係名。」老陳苦笑，畢竟他也不樂意殺那麼多人，但是他們的事情若被其他人知道，肯定鬧出更多麻煩。

康仔握緊妖刀，隨即向老陳沖過去。

突然一句無頭的屍體從地上爬起，以極快的速度擋在阿康面前，一手捉緊他的脖子。

無頭屍體正是穿著紫色西裝.....

能力：溶解

代表圖騰：蛇

能力：能力者口部的液體具極大腐蝕性，可以溶解大部分硬物。

後遺症：使用能力有機會出現牙痛，腸胃炎等症狀。

能力者：老陳

能力：復仇

代表圖騰：羚羊

能力：能力者的雙眼可以模擬出看見的能力，並模仿該能力作出反擊，前提是眼睛必須跟得上該能力

的速度。

後遺症：出現眼膜發炎的現象，所以平時會用特殊藥物包裹眼睛，而且能力過份使用會至盲。

隱藏能力：能力者死後會進入復仇狀態，身體機能大幅上升，並且失去理智，向殺死自己的人報仇。該能力是必定觸發，而且持續時間為一小時，唯一停止的方法就是把能力者再次殺死。

能力者：老陳

4

「仲未死...？」康仔心感不妙。

自己正被一具無頭屍體凌空舉起，動彈不得，氧氣正逐漸被抽乾。

老陳也不廢話，通常在這時候講道理誓必錯失進攻良機，何況康仔此等機會主義者，一句廢話的時間便能要人命。

老陳雙手用力一盪，整個身體飛越出去。

「咋吐！」他向康仔吐出墨綠色得液體。

康仔閉氣數秒，旋即揮刀斬斷阿莫的手，也不顧得那隻手仍死死地握著自己的脖子，便以阿莫的身體作盾，擋住液體。

「你竟然...」老陳大驚，同時為康仔的臨場應變感到讚嘆。

康仔用力一蹬，把無頭人踢出五六米外。

無頭人阿莫的身體被溶解液腐蝕後更加狂暴，向康仔奔去，就算剩下一隻手也要把他撕破。

康仔緊閉雙眼。

老陳心裡戒備起來，在戰鬥時閉起雙眼是大忌，然而康仔之所以這樣做，他必定另有所圖。

而且，如果自己沒有感覺錯的話，康仔的手正在顫抖著...

不，不是他的手，是他的刀，那把刀像富有生命力般發出微震。

無頭人阿莫卻不以為言，繼續狂奔。

糟糕！

他想叫停阿莫，才驚醒他早以沒有生命，只是個懂得瘋狂進攻的機器。

下一秒，一陣無形得妖氣略過，奪走了無頭人的雙腿和雙手，地上只剩下一具有整齊切口的軀幹和四肢。

老陳被眼前的景象嚇到，回神之時，自己的右手已經消失不見....

康仔仍舊一動不動，維持姿勢，唯一不同的便是不斷有血水從他手上的妖刀滲出，然後轉眼被霧水清洗掉。

老陳失去了左手，一時間弄不清楚情況，在迷茫和驚恐的加持下，他隨即奪門而出，拼命逃跑。

過了幾秒，康仔才慢慢張開雙眼，眼前血肉模糊的景況，他見怪不怪。

其實剛才他的靈魂和妖刀的釋出的隱形煙霧融為一體，然後靈活地操縱它去斷敵人手腳於無形間。

康仔衝向後門，才剛走出去便發現阿樂在不遠處倒在地上，而小雪正跪坐在他的身旁。

前方不遠處是一個穿黑色背心，身形彪悍，留長髮的男人。

康仔立刻趕過去。

「七騎士，劍聖。」背心男笑道。

康仔也不理那麼多，拖著小雪的手便往反方向跑。

「康仔你做咩呀！放手呀！」小雪用力掙扎。

兩人停了下來。

「我地依家既能力救佢唔到。」康仔留意背心男的位置。

「喂喂喂...依家你地係當我無到？」背心男有點不滿。

「我應承你，我地之後一定會救返佢。」康仔肯定地望著小雪。

「但係阿樂...」

「公主，請你相信我。」康仔嚴肅地道。

「呀！」背心男跳過阿樂的身軀，向他們跑去。

剛才兩人完全沒有把自己放在眼裡...

康仔意識到對方的殺氣，隨即將手中的妖刀甩出，不偏不倚地命中對方的心臟。

然而，對方卻若無其事地用身體接著妖刀。

過了一會，背心男回神之時，胸口的妖刀早已變回一根叉子，康仔和小雪也無影無蹤了。

透過造劍形成的劍一般不能維持超過半小時，即使是來自哪一個國家朝代的名刀神劍，最後也只能落回原本一塊廢鐵的下場。

背心男將叉子自心臟的位置拔出，扔到地上。

「哼。」背心男冷笑。

他用食指抹了一下血，若有所思的塗在嘴唇上。

5

阿樂張開眼睛，周圍幾乎漆黑一片，抬頭只見爛天花和破燈泡，斷電線...

他整個人也被綁在電腦椅之上，動彈不得。

毫無意外，這裏是一個廢棄的工廠大廈，連窗戶也被用木板死死地釘起來。

「咻啦。」一灘冷水潑到他的臉上。

....

...

他隨即清醒過來，眼前是一個穿著黑色背心的彪悍男子，坐著一木凳，手裡把玩著空瓶。

阿樂記得自己昏迷前曾經和此人交手，可以戰鬥期間忽然覺得頭腦異常昏厥，慢慢體力不支就睡到在地。

沒錯，應該是「懶散」的後遺症！

醒來三小時有機會陷入昏迷狀態，他記得小雪曾經這樣告訴他。

「小雪呢？」阿樂焦急地問。

「放心，佢比劍聖帶走咗，但你就無咁好彩啦...」背心男緩緩站起。

還沒說交流什麼，背心男就直接往阿樂的肚子擊出一記重拳。

「咻！」阿樂連人帶椅飛到幾米後的牆。

「撲。」他發出一聲悶響，胃裡消化到一半的食物哇啦哇啦地吐了出來。

要是沒有被綁在電腦椅上，剛才那下重拳絕對可以把他擊飛。

「你...你..你地係邊個？」剛才的上鉤拳帶給他氣門的傷害確實不小，害他連話也說不清。

透過微弱的燈光，他隱約看見背心男身後還有兩個人影。

一個在只露出白嫩的腿在燈光外，雙手則為腳塗上桃紅色的指甲油。

另一個則站遠遠的，看不清樣貌。

「沙文，佢身上係咪有肥砲同哈內既能力？」是一把沉後的男聲。

背心男的名字叫沙文。

「唔錯，的確係佢地既能力。」沙文冷笑。

暗角裡的一雙玉手塗完最後一片指甲便緩緩站起，走出陰暗。

她，是一個身形瘦削，前凸後曲，穿著連身短裙的女人，留著一頭波浪般的曲髮，成熟的五官，嘴角邊有一顆銷魂的痣。

「究竟係何方神聖？」妖媚的她走向阿樂，輕輕摸著她的下巴。

阿樂默默地看著暗處。

他最關心的始終是那把自暗黑最深處發出的聲線。

此時，一人慢慢走出...

光頭，穿著黑色的皮夾，白色底衫毫不掩蓋精壯的身材。

他沒沙文般強壯，卻多了一份靈活。

「二哥..」沙文恭敬地道。

那雙銳利的眼，緊緊地盯著阿樂。

「呢個係唔係一般人既眼神。」光頭男從阿樂雙眼看出歷練。

「我叫梅，黑色背心個位係沙文，佢係琳琳。」梅介紹自己的同伴。

「哈。」阿樂冷笑。

「我希望你可以幫我地手。」梅也不廢話。

「如果係要我幫你殺人既話，你諗都唔洗諗。」阿樂堅決地說。

「好有骨氣..」

「如果我同你講，殺死公主可以無條件得到一個願望呢？」梅。

「都係無可...!」

就在阿樂快要拒絕之際，他忽然想起龍哥一家四口，樂也融融的全家福。

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害他差點忘記自己是帶走照片中那一片片微笑的罪人。

阿樂頭上冒出冷汗。

他猶豫了...

琳琳逕自坐上他的大腿，五根修長的手指擦著他額頭的汗水，若有所思地微笑。

「你有罪。」琳琳幽幽地說。

「收聲！」阿樂咆哮起來。

「但只要你願意，你既罪係可以補救..」琳琳沒有走開，反而往阿樂靠得更近。

「每個人都或多或少都有自己既慾望。有獵物，自然有獵人。」悔。

「我...」阿樂握緊拳頭。

沒錯，就如琳琳所說，他的罪是可以被補救的。

只要他有殺死小雪的決心！

他就能把全家福中的笑容，從新帶回世界上...

「願望只有一個，你殺死公主既話願望就歸你。」悔。

「如果我殺死咗公主，你地既願望唔係一樣實現唔到咩？」阿樂疑惑。

「公平競爭，無怨無悔。你有本事擰到佢條命，大家都服。」悔說道。

「我可以點幫你地。」阿樂問。

「幫我地潛伏響公主身邊，為我地提供情報，或者你一有機會直接殺咗佢都得。」悔的眼神透露出殺氣。

這個男人身上散發著無比的恨意。

他的要求很簡單，只要殺死公主，誰得到那個無條件的願望他也不在乎。

「具體方案呢？」剛才一直被無視的沙文有點不耐煩。

「如果我無估錯既話，公主一定會返黎救你。」悔。

「所以我地就扮作挾持你，然後等公主救你返去。」琳琳的屁股從阿樂的大腿上挪開，接著悔的話繼續說。

悔微微點頭，然後打了個響指。

網在阿樂身上的繩索隨即斷開，像是被隱形的刀刃切破一樣。

阿樂鬆綁後走到沙文的身前，一言不發便給他一記重拳，沙文也不偏不倚地用身體硬接。

「頭先個拳還返比你。」阿樂笑道

「依家無拖無欠啦。」沙文微笑。

「如果無問題既話，計畫開始。」悔。

6

這幾天，阿樂被監禁在原本那個工業大廈的倉房裡，等待公主的「救援」。

期間由悔，只剩下一根手臂的老陳，琳琳和沙文，還有另外一堆不知從哪來的獵人輪流看顧。

因此，每段時間至少有三十人守著阿樂。

與沙文的閒聊的時候，阿樂得知他們是直屬於一個叫「教會」的獵人組織，「教會」的頭目是一個叫神父的傢伙。

那個組織除了養著一堆獵人，還有一些像悔，琳琳和沙文等人的精銳能力者。

而阿樂當天殺死的胖子和瘦子，也是精銳部隊的人。

另外，公主亦有七位騎士守護在身邊，其力量足夠與整個教會抗衡。

「除咗二哥之外，我地無人見過神父。」沙文嘴裡咬著兩塊雞排。

「咁神秘，但話說，點解你地要叫佢二哥？」阿樂有點好奇。

「哈，因為原本佢係七騎士排行第二，但後來先加入我地。」沙文。

「第二？」

「係呀！你見識過二哥既奪命風暴你就明！」沙文興奮地說道。

此時，一個獵人走了進來，半跪在沙文面前。

「報告沙文大人，悔大人在外求見。」

沙文看了看手錶，搔搔腦袋。

「依家到佢更啦咩？」

悔平日接更的時間不遲亦不早，今天何以足足早了半小時呢？

「我出去睇睇。」沙文拍拍阿樂的肩膀。

工業大廈是單棟，三層式的設計，底下是一個停車場，外面有鐵閘鎖著。

「咚....」沙文帶了兩個獵人走到地下，打開鐵閘。

悔逕自走進，後面跟著老陳，和兩個穿著斗篷的獵人。

一般而言，除精銳以外，教會一般獵人的打扮都是一般的灰色斗篷。

「二哥，咁快黎既你今日。」沙文抓抓頭髮。

「情況有變，收到風佢地今晚會黎拎人，我同老陳上去睇住佢，你守住呢度。」梅。

「喔，好呀。」沙文說道。

「唔該。」

梅帶著老陳和獵人們離開，留下沙文一人在地庫。

「唔該？」良久過後，沙文自言自語。

「你地全部出去。」梅招招手，守住阿樂的獵人全部離開。

阿樂心感詫異。

怎麼離約定時間早了那麼多？

這幾天根據他對梅的觀察，他從來不遲到亦不早到。

「點解你今日咁早到？」阿樂問道。

此時，梅的身影慢慢變小，一路變矮，直到成為一個不足一米二的侏儒。

侏儒有一個長長的鼻子，尖耳朵，看下去跟哈利波特的精靈哈比差不多，差別只在於他的手腕沒有手釦。

「阿樂！」他背後的獵人突然解開斗篷。

竟然是小雪！

「你無事呀嘛！」她撲向阿樂，焦急地問。

「放心，我受咗輕傷姐。」他安撫著小雪。

老陳的身影開始模糊起來，化成了一個銀髮少年，身上是熟悉的牛仔外套。

康仔！

那麼剩下的是....？

獵人解開斗篷，竟然是一個金髮藍眼的...胖妹。

她的身高約一米七，身材臃腫，身材比兩個小雪還重，凌亂的金髮遮了大半張臉，卻掩蓋不住臉上的痘瘡和自卑。

她默默地低下頭，左手一條法國麵包，右手一杯大可樂。

「我叫杜比，佢係娜塔卡。」侏儒逕自介紹起來。

阿樂心裡不禁暗想。

侏儒的奇怪把戲也就算了，那隻金髮肥豬難道都是七騎士之一嗎？

「佢地都係我既騎士。」小雪笑道。

阿樂差點下巴差點碰到地面...

「魔術師杜比」，「金剛娜塔卡」和康仔「劍聖」的稱號，每個騎士都有屬於自己的稱號。

但是阿樂就是搞不明白金髮肥豬怎麼配得上金剛的稱號，難道那一團團的肥肉有金剛不壞之身的防護能力？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現在七騎士已經集合了三人，教會要獵殺公主的難度又加深了。

必定要在七人集結之前下手，不然一定很麻煩。

阿樂心裡計算著。

「出去先再講，呢度唔方便。」康仔為阿樂鬆綁。

「杜比，出面狀況點？」康仔問。

「弊，沙文佢唔見咗...」杜比的眼恍惚能看透牆壁。

「你啱啱唔係叫咗佢守門口咩..？」娜塔卡竟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

「咁佢地依家響邊？」康仔。

「門口..」杜比憂心忡忡。

7

早在十五分鐘前，沙文便覺得哪裡奇奇怪怪的，畢竟他從來沒聽過悔有禮貌地說「唔該」，所以他決定上去查看。

「二哥？」沙文在門外問道。

「請問有咩事？」杜比竟然能夠發出與悔一樣的聲音。

「哼！」沙文擊出一拳，木門隨即應聲而破。

兩方人馬頓時愕然地看著對方。

「果然係你地...真正既二哥從來都唔會講禮貌說話。」沙文咬牙切齒。

「估唔到你會識破到我既幻術。」杜比心感佩服。

「嗷....」

被木板封死的窗戶突然被不明的液體溶解。

從外跳進一個獨臂老頭子，老陳。

「劍聖...今日就係你死期。」他的嘴角像蛇一樣裂開。

連同沙文身後的獵人，一共三十幾人把五人重重包圍。

「杜比，保護好阿樂同公主。我地準備殺出去...」康仔隨機從地上撿起一根鐵枝。

鐵枝的頂端，發出金色的光芒...

公主眾人的希望放在了康仔身上。

「比把好野我，比把好野我，比把好野我...」康仔慣性地念道。

萬眾矚目的時刻降臨了...

鐵枝的光芒慢慢退卻。

康仔手上執著一把菜刀。

沒錯，是一把不折不扣，能夠從任何一間超市買到的菜刀。

「oh fuck...」康仔苦笑。

「哈哈哈哈哈...劍聖用菜刀，你係得既。今日算你唔好彩啦！」沙文摩拳擦掌。

「菜刀夠做啦！」康仔自信地微笑，俯身衝前，狠狠地將菜刀插進沙文的心臟。

只見沙文像巨人般屹立不倒，一拳就往康仔的腹部打出。

「啊！」康仔吐出鮮血，直接飛到五六米外。

「康仔！」娜塔卡拋下手裡的可樂和麵包，雙手掩著嘴巴驚叫。

「哇吐。」同一時間，老陳向其餘四人站著的地板吐出溶解液。

地板崩塌！

四人隨即掉到下一層。

「我去招呼下佢地...」老陳詭異地笑著，然後跳進剛才溶解的洞口。

「你地去幫老陳，呢度交比我就得。」沙文吩咐其餘的獵人。

四人掉在地上，被一群獵人和老陳重重包圍。

「公主，估唔到我一把年紀都有捉到你既一日。」老陳笑說。

「你都係想要我條命姐，你可唔可以放過佢地。」小雪擋在眾人面前逞強。

「放心，呢度仲有我。」阿樂拍拍她的肩膀。

「凌弱」在阿樂的體內像野獸般不停咆哮。

他的瞳孔變成赤紅，眼中浮現出一個個紅點。

眾獵人一擁而上，兩方相遇。

阿樂巧妙地避開所有人的攻擊，把他們逐一放到，像打沙包般，毫無難度。

這一切看在老陳眼裡卻不以為然。

眾獵人已經達成了他們的工作，畢竟他們成功將阿樂和小雪分開。

畢竟雜兵的意義只是在於分散主力的注意。

「小雪！」阿樂發現之時，自己仍然被團團獵人包圍。

他拼命突破重圍，卻發現獵人們異常地頑固，倒下又站起，站起又倒下...

因為他們是悔手下的獵人，他們比誰都清楚悔的手下要不在任務中戰死，要不便是任務失敗後被他殺死。

現在老陳的敵人就只有無戰鬥能力的小雪，杜比還有一隻金髮肥豬。

「公主...依家到你啦...」老陳的喉嚨發出怪聲。

另一邊廂。

「咳...我好肯定插中你心臟。」康仔吐出一口鮮血。

「真係咁咩？」沙文將菜刀拔出，拋到地上。

「唔通...！」康仔看見沙文裂開的傷口處空空如也。

「無錯，我既能力係可以將器官同肌肉隨意轉移。」沙文露出自信微笑，宣告著自己的勝利。

他右手的肌肉突然像蟲子般蠕動，然後倍長，相對上，左手與其他軀幹的肌肉則收窄。

「shit...」

他一記重拳往康仔身上擊出，康仔立刻翻身避開。

那拳狠狠地打碎了地板，康仔雖然避過一劫，卻走避不及，掉了去下層。

地板崩塌。

「欸。」

康仔掉在老陳和小雪等人之間，頭部著地，奄奄一息。

「康仔！」小雪跑上前查看。

「終於有機會報仇，我要你還返右手比我！」老陳開心得手舞足蹈。

沙文從破裂的天花跳下，交叉雙手，滿意地看著被自己打敗的劍聖。

「公主，你退後先，呢度好危險。」杜比跑前把小雪扶起，然而小雪卻不為所動。

「要死就一齊死！」小雪堅決地道。

阿樂則在遠方繼續和獵人們戰鬥，只能白白看著公主落入他人之手。

「咁我送曬你地落去相聚啦！」老陳躍至空中，喉嚨蘊藏著一股濃濃的溶解液。

「咪住。」沙文正要阻止。

就在這一瞬間，一隻手突然緊抓的老陳的喉嚨，那股膿液被硬生生地吞回肚子裡...

眾人回神之時。

只見老陳被一個身高約一米九的人扣著頸，半吊在空中像被老鷹抓著的小雞般不停掙扎，眼神盡是恐懼...

沒人可以从她健碩的背影分辨她是誰，唯有那頭波浪形的金髮是不變的。

那人毫不費勁地一拋，老陳隨即像斷線風箏飛出窗外。

她，緩緩地轉身，綁起馬尾。

自卑的雙眼變得炯炯有神，渾身散發著耀眼的光芒，身上的包圍著金黃色的氣。

本來的肥腫的脂肪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碩大的胸肌，八塊整齊的腹肌和馬甲線。

「金剛」娜塔卡。

她的現身吸引著全場的目光，連原本圍攻阿樂的獵人也紛紛停下手腳。

「就係你將康仔搞到咁？」她盯著沙文。

「咁又點？」沙文嘴硬，但心裡卻是畏懼十分，眼前的娜塔卡身上散發的強者氣息絲毫不比悔弱。

她慢慢地走向沙文。

「啊！」

沙文先聲奪人，全身肌肉轉移到右手，猛力的揮出生平最用力的一拳。

「欸。」

那拳像一顆巨石沉下湖底般，被娜塔卡輕鬆接著。

沙文雙眼直直地瞪大。

並非因為自己引以為傲的一拳被接著，而是因為對方另一隻手早已不知在什麼在自己的腹部開了一個洞。

娜塔卡的權勁甚至把沙文全身的器官震碎了，亦即是沙文一早把自己的心臟轉移到背後。

娜塔卡緩緩地把帶著內臟和肉碎的拳頭抽出...

沙文倒地，雙眼發直。

多可怕的怪物。

能力：完美立方

代表圖騰：貓

能力能容：能力者能從巨大的立方體中隨意製造幻象，擾亂敵人的五感。但是一旦對方起疑，能力便會立刻被破解。

後遺症：使用能力後半天內自身出現幻覺

能力者：杜比

能力：燃燒鬥脂

代表圖騰：巨人的手臂

能力：能力者平時透過暴飲暴食累積脂肪，在戰鬥時短時間燃燒脂肪提升戰鬥力。能力者擁有六種不同的戰鬥型態。

後遺症：能力者戰鬥時間有限，而且戰鬥後身體會變得極度虛弱和瘦削，必需從新暴飲暴食來累積能量。

能力者：娜塔卡

8

娜塔卡將奄奄一息的康仔像公主般抱起，眼裡憐愛。

「康仔...對唔住呀...我保護唔好你。」她低下頭。

「你已經盡咗力啦。」小雪的手著她的強壯的肩膀。

「我地要快啲帶佢出去醫治先。」杜比。

此時阿樂總算處理完雜兵，氣喘吁吁地會合眾人，如果是娜塔卡的話，處理這幫蝦兵蟹將應該不用五秒吧。

「我地依家點出去？」阿樂擦著額角的汗水。

娜塔卡指指被木板封死的窗戶。

「唔係咁痴線呀嘛？」阿樂。

此時樓下傳出零碎的腳步聲，估計是獵人的支援到了。

「無辦法，我地要爭取時間。」杜比攤攤手。

於是眾人便像猴子一般纏在娜塔卡的身上，杜比身型小，從後抱著娜塔卡的頭，小雪抱背，阿樂抱腰。

她的雙手則抱著康仔，依然是公主抱...

「我地..」阿樂正想抬頭說些什麼，卻被小雪的手輕拍。

「唔好望黎望去..」小雪臉紅。

娜塔卡的身軀粉碎木窗，平穩地降落地庫。

眾人被娜塔卡身上的金光之氣保護，沒有被強大的反作用力震傷。

「呼...總算安全。」阿樂嘆氣。

「仲未...」杜比手臂架在額頭，遙望遠方。

遠處兩個人影聳動，一個穿黑色連身短裙，長髮及肩，一個則是穿著皮衣的光頭男人。

琳琳，悔。

「幫我照顧康仔先。」

娜塔卡小心翼翼地放下康仔，大步踏前，龐大身型像巨人般掩護眾人。

「金剛娜塔卡，先了結你，然後再滅劍聖。」琳琳微笑，雙眼卻充滿殺氣。

一股妖氣在她的身體盤旋，她每踏出一步同時帶起地上的塵土。

「你唔係佢對手。」悔。

「放心，五條尾既力量已經足夠。」琳琳。

她雙眼一瞪，盤旋在周圍的妖氣立刻集中於她的身體。

她的雙手雙腳不規則地扭曲，撐著地板，身上長出自紫白參半的毛髮，嘴巴變尖。

「哈哈哈哈哈....」

四周迴盪著妖媚的笑聲，不安的氣息濃罩大地。

她，化成了一隻妖狐。

五根尾巴靈活地晃動，驚艷的毛髮，不帶多餘脂肪的軀體，嘴角詭異的微笑，唯一不變的是那冷酷的眼神...

琳琳的妖氣和娜塔卡身上的金光之氣互相對峙。

妖狐的嘴角冒出黑色的火焰，一旦被火焰擊中的話必定受到焚燒的痛苦直到死為止。

不滅鬼火是連神都懼怕的致命武器。

可是，娜塔卡連神也不怕。

妖狐躍到空中，沸騰的黑色火球四方八面地散射而出，像千萬顆導彈同時間瞄準一個目標---娜塔卡。

娜塔卡半跪在地下，擺出起跑的姿勢。

身上的肌肉突然明顯地收縮，變得瘦削，取而代之，她的速度大幅度增加，爆發力更是正常的三四倍。

萬千鬼火紛紛劃過娜塔卡的身邊，卻沒有一顆能沾到她的衣角。

琳琳意識到娜塔卡的可怕，立刻加大火力。

然而，即使火球的數量是剛才的三四倍，卻依舊連娜塔卡的影子也觸不到。

這就是娜塔卡的第二形態，犧牲自己的力量和防禦力換取速度和爆發力。

琳琳意識到遠攻失效，眼見娜塔卡快要襲來，隨即召喚一群小狐妖保護自己。

可是，那群小狐妖還沒把自己的主人包圍起來便隨即被娜塔卡的速拳秒殺。

雖然第二形態的力量不及正常狀態，但娜塔卡每次攻擊都補上數拳，用數量補償力量，還是完美地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

「喝！」

娜塔卡閃現到琳琳面前，半秒間打出十拳，轉眼間便將本來防禦力不高的琳琳擊昏。

娜塔卡，好耐無同你交過手。」梅抱起奄奄一息的琳琳。

「當初一定係有誤會。」娜塔卡。

「所有野都係我親眼見到。」梅將琳琳輕輕放到一旁，確保安全。

「係我親眼見到你地殺死我妹妹。」梅少有地憤怒，聲音顫抖。

「我地都係迫不得已...」娜塔卡的眼神變得內疚。

「唔洗再講，曾經成為騎士係我呢一世人既恥辱。」梅緊閉雙眼。

「你唔係我對手。」娜塔卡堅定地看著梅。

「嘶。」

她的頸像被透明的刀割破，鮮血如泉水般噴出。

「啊！！！」小雪在後方尖叫，想衝出去，卻被阿樂死死地抓著。

「係咩？」梅。

娜塔卡驚訝地看著前方...

她還沒來得及反應便倒在血泊之中。

顫抖。

顫抖。

顫抖。

掙扎。

掙扎。

掙扎。

她戰意仍在為愛人燃燒，卻有心無力。

終於，她的軀體慢慢腐敗，變得瘦削且虛弱，像一個年邁的老人。

能力發動的時間已過，剩下的只有「燃燒鬥脂」的後遺症。

娜塔卡的手虛弱地舉起，捉著悔的腳根，用盡最後一分力氣阻止悔前進。

悔打個響指，無情地將娜塔卡的手根切斷。

他抬起手，準備處決垂死的金剛。

小雪絕望地攤坐地上，阿樂和杜比亦沒有對策，一時間反應不過來。

9.

「呼。」

神來一劍刺向梅，卻像在空中擊中了堅硬的牆壁，在半空中被攔截。

不，是被格擋了。

雖然沒能給梅帶來什麼實際傷害，但起碼延遲了娜塔卡的處決。

「嗯？」梅。

劍像有意識地半空盤旋，飛舞。

一個銀髮少年在千鈞一髮間摘下公主的髮夾造劍，阻止了悲劇。

康仔。

斷掉一根胳膊的他單手結印，額角凝固的血塊夾雜著凌亂的碎髮，擋著左眼。

「原來你未死。」梅。

「主角永遠都係最後一秒先出場。」康仔一貫自信。

「阿康。」梅叫出久違的名字。

「梅，記唔記得以前我地打交比數？」康仔。

「一百五十七比一百五十七。」梅。

「咁一定係因為其餘個一百五十七場我抽唔中好劍。」康仔微笑。

「今日係第一百六十場，都係最後一場。」梅。

「哈，睇下點。」康仔。

同時間，康仔的背部冒出八把劍，像鬼魅般鬆動，每把皆有自己的意識。

康仔咬牙，其餘八劍直指著梅。

「出鞘！」

八劍齊襲。「有無咩遺言？」梅。

猛烈的龍捲吹得康仔連眼睛都張不開，強烈的殺意壓迫濃罩大地。

「嘶。」

康仔的額角被狂風割破，但臉上沒有絲毫懼色。

周圍被狂風翻起塵土，阿樂用身體護著小雪和杜比，但自己也差點被風吹倒。

「呢個問題應該係我問你先啱。」康仔。

「垂死之言。」悔。

康仔舉起單手，五指合成拳頭。

「合！」

身旁的四把劍隨即飛向悔的上方。

本來被龍捲糾纏的四劍亦終於掙脫，順著同樣的軌道滑行。

「斃！」悔抬起頭。

此時他才發現自己剛才一直專注於與八劍的戰鬥，忘記了那把一開始便在自己頭頂盤旋的劍。

其餘八劍以第九把劍為中心，重鑄成一把巨劍。

龍捲風的外圍雖然無堅不摧，但風眼的位置卻脆弱非常，只要破壞風眼便能瓦解龍捲。

而奪命龍捲的風眼，就是悔！

這就是機會主義者戰鬥策略---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擊敗對手的機會。

「你一開始已經輸咗。」康仔微笑。

巨劍直指悔的頭頂。

能力：奪命風暴

代表圖騰：龍捲風

能力：能力者擁有控制風的能力，可隨意改變風速和氣壓。同時間，能力者身上散播著殺氣。殺氣隨著戰鬥的時間上升，上升的殺氣可能增加能力的威力。

後遺症：未知

能力者：悔

10

巨劍襲下，直迫風暴的中心。

「呼！」

伴隨巨響激起巨大的塵土，飛揚的灰塵間，隱約看見一人半跪於地上，滿臉鮮血，一根胳膊歪到旁邊。

「！？」

梅單手撐著地板，九把劍散落四週。

破裂的破裂，折斷的折斷，無一倖免。

梅擦掉嘴角的血，緩緩站起。

康仔驚訝地看著被破壞的劍，霎時間啞口無言，笑到最後的居然不是自己。

在剛才巨劍襲下的一刻，梅將龍捲的風眼轉移到地面，並強行令整個龍捲上下倒轉，以它底部尖端，風力最強的位置與巨劍硬碰。

兩者互相化解，巨劍解體，梅當然也受傷不輕，卻化解了死招。

背叛的騎士。

最後的勝者。

「梅，當初公主無份殺死你妹妹，可唔可以放過佢。」康仔冷靜下來。

「唔可以。」梅。

「樂！帶公主走！」康仔轉身說。

梅打個響指。

下一秒，康仔的頭便脫離身體，咕嚕咕嚕地滾到阿樂等人面前。

絕望的雙眼呆呆地望著天空。

「啊啊啊啊！！！！」小雪尖叫，然後昏迷。

阿樂一時間反應不來，呆立原地。

梅打響指。

「咁啦！」

阿樂身旁的杜比腰欄被切開，腸子和內臟灑滿地，半截身體隨隨落下。

「殺死佢。」梅踢走康仔的頭顱。

「咩話...？」阿樂望著小雪。

他的手，不停地顫抖...

「快啲，佢就黎唔得啦...」

「嗯...」

「燈制呢？」

「左手邊轉角。」

「咁。」微弱的燈光亮起。

四周放滿雜物，凌亂的桌子和木凳，破爛不堪的沙發，散漫一地的零食包裝，黯淡的光芒襯托出頹廢感...

窗外是寂靜的海洋，靜待破曉時分。

他們身處於一架荒廢的漁船。

七騎士的秘密基地之一。

「呼...」

阿樂喘氣，然後將背後的重擔放到沙發。

小雪和娜塔卡。

阿樂出神地望著小雪，恍惚自己做錯了什麼一樣。

「幫我，我無力啦...」

阿樂回神，立刻幫助杜比將康仔小心翼翼地抬到木檯。

「頭先真係好險。」杜比抹一額汗。

阿樂未有聽進耳朵，只是微微點頭。

在剛才千鈞一髮間，杜比發動了完美立方，令梅的腦海製造幻覺，使他以為自己親手斬了康仔的頭顱和腰斬自己，並逼使樂仔親手殺死小雪...

本來杜比的幻術只要令對方起疑的話，便能輕易識破。可是剛才的戰鬥中，梅全神貫注於於應付康仔，一時沒有留意自己被幻術欺騙。

最後，四人趁梅被幻覺矇騙，呆立原地之時迅速離開。

不過，梅憑一己之力打敗娜塔卡和康仔亦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然而，毫不起眼的「魔術師」在危急關頭拯救眾人。

看來他才是今晚的主角。

「阿樂，你幫娜塔卡同康仔包紮先，急救箱響廁所。」

杜比按壓著太陽穴，看來能力的後遺症開始發作。

他緊閉雙眼，抑壓腦海中產生的幻覺。

「咁你呢...？」阿樂。

「我無事，比我休息一陣。」杜比。

燈火昏暗，時亮時滅。

阿樂為娜塔卡包紮頸部的創口，血水染紅整塊繃帶，滲透著布帶的邊緣，滴落地板。

「滴答、滴答」

聲音在阿樂的心裡盪漾，他凝視著這個初次見面便捨命搶救自己的人...

還有睡在她身旁，只要自己出手便垂手可得的願望。

小雪。

她的命近在眼前，他卻不敢取。

再看看傷勢不輕的康仔以及被後遺症纏繞的杜比。

當初背叛龍哥的內疚感再次湧現，蠶食著他的心。

或許，令他不下手的原因便是殘存的良心。

「同我講下嘢。」杜比用力按壓太陽穴。

「下？」樂仔驚訝。

「我後遺症發作個陣個腦好似七角咁亂，傾計可以幫我分散注意力。」杜比。

「無啦啦捲咗入呢場遊戲，係咪覺得好無辜？」杜比率先開口。

「哈哈，還好。」阿樂回想自己自殺不成的遭遇，搖頭哭笑。

「當初康仔搵到公主之後會合我地，公主一見到我地就要我地幫手你。」杜比。

「難怪你地會賣命救我。」阿樂。

「錯啦，我地唔係賣命你，只係賣命比公主。」杜比認真地說。

「咁你地點解要聽佢話？」阿樂回應。

「因為我地係騎士。命運指派我地誓死保護公主。」杜比。

「但係唔係殺死佢就可以無條件得到一個願望？」阿樂試探，畢竟他也懷疑佢所說之話的虛實。

「係，但我地既責任係響獵人手上保護佢。」杜比。

「沙...」

海浪拍打船身，風中帶著鹹味。

杜比慢慢開始說起故事。

大概兩個月前，七騎士連同公主被教會的精銳獵人發現，雙方發生激戰，連番戰鬥後，七人四散東西，公主下落不明，卻偶爾被阿樂發現並將她拯救。

「淨低個三個騎士宜家點？」阿樂好奇。

「下落不明。」杜比緊閉雙眼，內心複雜。

「其實呢個遊戲既起源係點？因由又係點？」阿樂的腦裡一堆問號。

「我都唔知，只係有日我地不約而同收到一個message，話比我地聽我地擁有不凡既能力，係神選中要保護公主既人，於是我地七個就走埋一齊。」杜比回答。

「咁追殺我地既人呢？」阿樂。

「佢地係獵人，大部分來自一個叫教會既組織，背後有某個宗教信仰，領頭既人叫神父。佢既能力好可怕，就算我地七個加埋都無百分百信心可以打敗佢。」杜比皺眉，好像體驗過那個叫神父的人的恐怖。

「當然，其實仲有其他單獨行動既獵人，但多數實力都比較弱。」他補充。

「咁點解神父唔親自出手殺死公主？」阿樂。

「兩個月前佢咪出過手，宜家應該仲比後遺症影響緊。」杜比笑說。

的確，能力越強，付出的代價越高，後遺症自然越大。

「咁如果公主死咗，你地會點？」阿樂。

「我地都會死，呢個係遊戲既規矩，但更加重要既係我地要調查呢場遊戲背後既真相，咁樣我地先有機會贏，然後脫離呢場遊戲。」杜比。

獵人要贏很簡單，只需要殺死公主。

但是騎士們和公主要贏，卻要解開遊戲的種種謎團，才能真正擺脫遊戲。

為了脫離戰鬥，唯有不停戰鬥。

這就是騎士的悲劇。

「又或者好似嗰個痴線佬咁講，只有殺死曬所有獵人先係唯一贏既方法。」杜比苦笑。

「痴線佬？」阿樂。

那個瘋子，繼承了魔鬼的血脈。

七騎士中的惡魔之子。

拉薩特。

11

教堂。

月光穿透天窗，散射在大理石地板，滿月的倒影在上面浮動，讓人看得心醉。

空蕩的教堂內，一人在屈膝禱告，另一人則身負重傷，坐在其中一排木凳。

「公主未死。」屈膝禱告的人畫上十字聖號，緩緩站起。

他身上穿著白袍，頸掛十架，兩鬢斑白，眼睛眯成一線，令人根本無法從他的眼神參透內心。

「無理由，明明我...」躺在長凳上的人是悔，他脫下皮衣，蓋著傷口。

「我依然感受到佢既氣息。」那人說。

「唔通係幻術？」悔這才發現自己剛忽視了昔日的戰友，杜比。

「放心，你仲有機會幫你妹妹報仇。」

那人轉身，面向教堂前的十架，月光拉出長長的背影。

「佢地係？」悔注意到背後浮現出七股獨特的殺氣。

唯一的共同點便是，陰森，可怕。

「你既同伴，以後好好合作。」

那人微笑，將手上的聖經放上神壇，反轉。

12

破曉之時。

先醒來的是小雪，她一睡醒便抱著康仔和娜塔卡大哭，然後又嚷著要為大家煮早餐，險些把廚房燒了。

娜塔卡的傷勢還好，阿樂為她外購了一堆零食，總算令她的身體慢慢恢復過來。

瘦削的身體開始恢復到適中的體型，但離目標的肥胖狀態還有一段距離。

「康仔...你食唔食？」娜塔卡擦掉嘴角的餅碎，羞答答地拿起半根繽紛樂遞給康仔。

「唔洗。」康仔開了罐汽水，咕嚕咕嚕地喝起來。

娜塔卡失望地低下頭，半根繽紛樂只能送進自己嘴裡。

「我地下一步應該點做？」阿樂為小雪打開薯片包裝。

「首先會合拉薩特，早兩日我收到佢email。」康仔回答。

「佢仲未死？」小雪面露喜色。

「條友邊有咁易死。」康仔微笑。

兩個月前。

大雨滂沱，雨水洗刷大地萬物，煥發出另一片新景象，自然循環，生生不息。

第十次示愛失敗的紫盈呆呆地坐在公園，耳筒播放著方皓玟的分手總約在雨天。

縱使她連被分手的資格也沒有。

抬頭望天，她的眼鏡起霧，眼角的水滴不知雨水還是淚水...

戀愛之神從她一出生就沒有給予她眷顧。

別人在戀愛時，她在學習，別人準備結婚時，她在工作，別人早已結婚，她才開始求愛。

「如果天可以俾個男人我就好...」紫盈在心裡默想。

快將三十的她早有成家的念頭，卻缺乏成家的對象。

求求你！

求求你！

我要一個男朋友！！

「欸！」

重物倒地。

激起的水花灑到她的臉龐，嚇得她慌張地跳起。

旁邊倒臥著一個紅髮男子，赤裸上身，全身佈滿鮮血，背部有個巨大的翅膀紋身。

是一對魔鬼的翼。

難道她的願望實現了？

「你無事嘛？不如我幫你call白車...」紫盈戰戰兢兢。

「唔洗。」男子苦苦地撐起身體。

深邃的輪廓，黝黑的皮膚，長長的睫毛，是一副標準外國型男的長相，再加上健碩的身材，足以深深吸引著紫盈。

「但係你成身傷曬...」紫盈看得入神，臉頰發熱。

「本大爺都話唔...唔洗...」男人腳步蹣跚，欲言又止。

他的腳步慢慢傾前，倒下。

整個人倒在紫盈身上。

紫盈一時反應不及，就這樣被他壓著，大字型攤在地面。

她在哭。

但這次流的是幸福的眼淚。

紫盈費盡氣力把男人背回自己的不足二百平方的板間房，並把自己的床讓給他，自己睡地板。

第二天，男人身上的傷如奇蹟般康復，但胸肌上留有一大塊疤痕。

「你見點呀？」紫盈遞給他毛巾。

「小小傷，算得係乜。」男人回答。

「係呢？你叫咩名？」紫盈這才想起自己連對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拉薩特，你呢？」男人吃著自己為她準備的早餐。

「楊紫盈，係咪好難聽呀？」她的臉頰發熱。

「有無電腦？」拉薩特直接無視她的問題。

「你等陣...我有notebook，好快！」紫盈翻開亂七八糟的背囊。

拉薩特發了封郵件，然後把notebook還給紫盈。

「好啦小姐，我要話你聽個消息。我因為一啲原因比人追殺緊，宜家走緊難，希望可以徵用你呢度黎避難，你唔想有咩危險既話請你離開先。」拉薩特翹起二郎腿，厚著臉皮說。

「無問題，但我都有個請求！」紫盈握緊拳頭。

「講黎聽下。」拉薩特抓抓凌亂的頭髮。

「...」紫盈欲言又止。

「嗯？」

「我希望...」

「係。」拉薩特有點不耐煩。

「我希望你可以同我結婚！」

「下？」

「...講完。」

「下!？」

「我爸媽話我就黎三十歲都未帶過男朋友返屋企食飯...」紫盈低下頭，推推眼鏡。

「都唔洗一黎就結婚嘍小姐。」拉薩特咯咯地發笑。

「但結婚係我既夢想，我覺得我地既相遇係緣份...」紫盈感覺自己平生第一次這麼大膽。

示愛的經驗不少，但向說話還不多過十句的人示愛倒是首次。

反正她在心底裡打定輸數，論食檸檬的次數她不輸任何人。

「OK呀。」拉薩特笑笑。

「但作為條件，你要比我響度藏身。」

「真係!？」紫盈雙手合十，感動的淚水眼中轉動。

「係呀，反正我爛命一條。」拉薩特攤攤手。

「不過我要提醒你，你隨時會無命，我亦唔會保護你。」拉薩特笑的時候露出虎齒，又一次攻陷紫盈的心。

「嗯！」紫盈猛地點頭。

二十七歲的她，終於迎來自己的初戀。

紫盈媽媽還沒來得及將雞腿收起，拉薩特便一把將其夾住，咕嚕咕嚕地吞吃，連骨頭都不剩。

「乜你好肚餓咩...」紫盈媽媽。

「OK啦，隻雞肥係肥咗啲，但勝在夠滑。」拉薩特打了個咳。

紫盈媽媽雙眼反白，差點昏死過去。

「媽咪，佢講笑咋...」紫盈夾在兩人之間，尷尬萬分。

「唉，我無眼睇你地呀，我地走！」

紫盈媽媽拍檯怒罵，眉頭皺成倒八字，紫盈爸爸則在旁邊像太監般不哼一聲。

「起橋！」拉薩特咯咯地發笑。

「你...！」

「恭送伯母大人，好行唔送。」拉薩特誇張地敬禮。

「我地扯！」

「媽，食埋條魚先啦，我蒸得好辛苦㗎...」紫盈在廚房扛出一碟石斑。

「心情唔好呀！下次先啦！」紫盈媽媽拖著紫盈的太監爸爸氣沖沖地離開。

「媽！」紫盈一不小心將石斑掉在地上。

「咪同講咗我媽咪唔鍾意人咁無禮貌...」紫盈有點生氣。

「咁我覺得好玩嘛，哈哈哈哈哈，你見到佢頭先個樣，啲火直頭響鼻哥窿噴出黎。」拉薩特抱著肚子，哭笑不得。

「仲覺得好玩！」紫盈皺眉，拿起報紙，想把掉在地上的魚包好，放進垃圾桶。

「紙下留魚！」拉薩特大叫。

「嗯？」紫盈。

拉薩特拿起筷子，蹲在地上，把一塊魚夾進嘴裡。

「做咩呀你，好污糟㗎！」紫盈拍打他的肩膀。

「食得唔好晒呀嘛，電視都有做啦。」拉薩特笑笑。

「吐出黎！」

「唔吐！」

「快啲呀！」

「吞咗。」

「唔理你呀！」紫盈這次真的生氣了，轉身就走。

突然，一雙手從後抱著她的腰。

時間恍惚停頓。

「唔好嬲啦，聽日我帶你去海洋公園玩。」拉薩特的鼻息在弄得紫盈耳根發熱。

「你...你唔係話...你比人追殺緊咩？」紫盈的臉紅得像蘋果。

「吊頸都要透氣呀。」

「你真係唔怕？」

「唔怕，為咗你乜都唔怕。」拉薩特露出小孩般的微笑。

紫盈在鏡子的倒影中看見自己尷尬的姿態，立刻把拉薩特推開。

「係啦...你今日早上叫我提你send email...」紫盈害羞地推著眼鏡。

「哎呀！唔記得咗！」拉薩特立刻跑到桌面打開notebook。

「其實呢，你啲email係send比邊個？」紫盈好奇。

拉薩特想了半天。

「呃...一個以為自己玩劍既傻仔。」

山頂纜車。

「係啦...其實呢我都未問，點解你好似唔洗搵屋企人咁既？」紫盈不敢望出窗外，語氣卻假裝鎮定。

「我都無屋企人，孤兒院就係我屋企。」拉薩特大咧咧地吃著紫盈為他準備的便當。

「喔...唔好意思呀...」紫盈羞愧地低下頭。

「哈哈，我老豆老母都算係咁，起碼留低條鏈比我追悼佢地。」拉薩特不以為然。

他向紫盈展示頸上的鏈，串著一個月牙型的白色雕飾。

「咁你得一個人咪好孤單？」紫盈問。

「唔會呀，我有六個好好既朋友，我當咗佢哋係我兄弟姊妹㗎啦。雖然同本大爺比，佢地打交實力真係差十幾班！唔係，應該係三十幾班哈哈！」拉薩特大笑。

紫盈看見拉薩特大笑，自己亦不期然笑起來。

從前聽過一句說話。

愛的人快樂，自己便快樂，這句話果然不假。

「係啦，我有嘢送比你。」紫盈翻著手袋。

「登登！」紫盈自動配音。

她的手掌放著一個可愛的紅色惡魔鑰匙扣。

「哇，咁樣衰既？」拉薩特皺眉。

「咩呀，明明就咁可愛，然後我都有一個。」紫盈嘟嘴，拿著一個天使鑰匙扣在耳邊晃動。

「以後你要帶響身呀。」

「知啦知啦...」

「係啦，講多啲你既朋友故事我聽。」

「好呀！話說有一次我地去咗打邊爐啦，你知唔知團長佢表演用鼻食麵...」

兩人在車廂裡聊得愉快，卻沒料想到之後的危機。

本來拉薩特嚷著要玩海盜船，但由於紫盈畏高的關係，只能拿著手袋在下面看，旁邊都全是在等待自

己小孩的師奶。

「哎呀，啲仔真係貪玩，咁高好危險㗎嘛。」師奶一號。

「咪係，你個仔都響上面呀？」師奶二號。

「呃...我男朋友響上面。」紫盈尷尬地道。

等拉薩特玩完所有機動遊戲後，紫盈拉著他到熊貓館，畢竟比起機動遊戲，她覺得會跑會跳的小動物可愛得多。

「係呢，你估下海洋公園啲熊貓係咪人扮？」拉薩特托著下巴。

「點解咁講？」紫盈推眼鏡。

「因為佢地都唔郁，郁得最多個個淨係識起身柯屎。」拉薩特的臉緊貼玻璃，心裡期待熊貓會醒來然後跳支街舞。

「唔係呀，我覺得懶懶地都幾可愛呀。」紫盈捱著他的肩膀微笑。

「唔知佢地會唔會打飛機？」拉薩特奸笑。

「好核突呀你！」紫盈拍打他的肩膀。

就在懶洋洋的大熊貓終於翻身的一剎那，拉薩特突然警惕起來，用手掩蓋著紫盈的嘴巴。

「嗯...？」

紫盈詫異地看著他，就算熊貓醒了也不必那麼激動吧。

拉薩特皺眉，盯著周圍眾多的途人。

怪異的氣息人群中瀰漫著。

他指了一下出口的方向，向紫盈打個眼色，然後慢慢鬆開手。

紫盈縱使不會意，但還是點頭，不作聲地跟著他走向出口。

「咻。」

突然一支箭矢差點擊中拉薩特的頸，直接命中他背後的玻璃。

「呼！」

半秒後玻璃瓦解，伴隨此起彼落的驚嚇聲，所有人開始拔腿狂奔，連本來睡午覺的熊貓也立刻跑回窩裡。

「跑！」拉薩特拉著紫盈跟隨人潮離開。

暗角裡，獵人露出陰森的微笑。

惡魔捕獵遊戲，正式開始。

紫盈跑到一半突然停下來，旁邊全是趕著逃命的人群。

「做咩呀？」拉薩特。

「你出去先。」紫盈。

「係咪傻㗎你？會死㗎！」拉薩特。

「我一定要入去。」紫盈握拳。

「喂！」拉薩特還沒來得及阻止，紫盈便拔腿跑回館內。

拉薩特心知獵人發現自己，而且自己有傷在身，現在跟獵人正面硬幹一定必死無疑。

另外，現在人群混亂是逃跑的好時機，於是他只能眼睜睜目送紫盈，然後默默地跟著人潮離開。

目送她的背影。

離自己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跑著跑著。

跑著...

終於離開熊貓館。

他停下來。

「屌！」

他仰天長嘯，然後帶著送死的勇氣跑回熊貓館。

剛才人山人海的熊貓館一片寂靜。

鋒利的玻璃碎片，倒下的鐵欄，喝剩的飲料，半滿的薯片，還有遍地數之不盡的雜物...

拉薩特周圍察看，看見遠處半跪在地的紫盈。

「你無事呀嘛？」拉薩特跑到的身旁。

「扭親...」紫盈皺眉。

「你頭先返入黎做乜嘢？」拉薩特抱頭，一副這次被妳累死的樣子。

紫盈低下頭，打開掌心，上面是拉薩特的月牙吊飾。

拉薩特這才驚醒，摸摸自己的頸，自己的掛飾果然不翼而飛。

「頭先支箭射斷咗你條鏈...所以...」

「所以你特登幫我執返？」

「因為佢係你屋企人留低比你既唯一一樣嘢，肯定好重要。」

「傻妹。」拉薩特羞愧地微笑，摸摸紫盈的頭。

「感人既故事結束啦。」一人突然插話。

「比機會你走唔走，宜家返黎送死？」另外一把聲音。

兩個穿著飼養員制服的男人慢慢走出，一個手裡拿著弓箭，一個則拿著掃把。

兩人對拉薩特虎視眈眈。

「哈，我就係鍾意作死。」拉薩特回嘴。

「唔好咁口硬住，宜家要解決你真係話都無咁易。」拿弓箭的男人撕開制服，露出黑色緊身衣。

「全世界都知你比神父既聖槍所傷，失去能力。」拿掃把的男人詭異地微笑。

聖槍，又稱命運之予，傳說中沾有耶穌鮮血的寶具，擁有制裁及封印一切黑暗之物的能力。

教會的首領---神父就是憑它打敗了七騎士的惡魔之子。

拉薩特咬牙，摸著自己的胸膛的傷痕。

那道唯一不能復原的疤痕。

那場戰爭後，七騎士和公主各散東西，神父元氣大傷。

教會貴為最大的獵人組織，也用大量獎金懸賞，鼓勵其他游離的獵人組織追殺七騎士。

而惡魔的名字於七人中價值最高。

拉薩特的人頭，一億五千萬。

他在獵人們的眼中如同一堆移動紙鈔。

「一億五千萬？我比夠二億你。」拉薩特露出惡魔的微笑。

「你嚇到傻咗呀？」拿弓箭的獵人抽出一箭。

拉薩特的瞳孔放大。

「吼！」

伴隨著野獸的呼聲，兩隻大熊貓從巢穴跑出，發瘋地沖向兩個獵人。

野獸呼喚。

這是拉薩特人型姿態的能力，可以短時間於小範圍內操控野獸。

由於從前拉薩特不知從哪個獵人身上奪取的能力想不到今天能大派用場。

「兩隻熊貓唔止一億五千萬啦掛，慢慢玩。」

拉薩特奸笑，一下抱起紫盈便衝出熊貓館。

13

靠著熊貓拖延敵人，二人總算死裡逃生。

一頭霧水的紫盈只能任由拉薩特抱著自己奔跑。

她從來沒懷疑過拉薩特說自己被人追殺，但她萬萬沒想到不是黑社會，不是變態殺人犯，而是恐怖份子。

「希望頭先對熊貓無事。」拉薩特喃喃自語。

突然一個穿著威威司令卡通服的人攔路。

他把頭套摘下，微笑。

又一個獵人。

拉薩特停下腳步，慌亂的人群中有零星的人走出，慢慢把拉薩特包圍起來。

帶頭套的舉手，所有人同時間拿出武器。

熊貓館的兩人亦徐徐趕到，衣服破了三分二，一副狼狽不堪的樣子，但恐怕兩隻熊貓的命運更悲慘。

說實話，要不是拉薩特的能力被封印了，對付這幫游離獵人是呼吸間的事情，但現在他的身體狀態跟普通人一樣，勝算必定為零。

「呢鑊無啦...」拉薩特抱頭。

「Game over。」威威司令用手槍指向拉薩特。

「呼！」

拉薩特嚇得抱緊紫盈，過了幾秒卻發現大家完好無缺。

他難以置信地捏捏紫盈被嚇呆的臉，再摸摸自己的下體，確保這一切不是夢境。

獵人首領則驚訝地看著前方，啞口無言。

他自身的能力是視覺緩慢，是從日本一個送豆腐的能力者身上得來的，是一種可以用慢鏡在眼裡播放影像的能力，但限制在於自身的速度不能改變。

但在剛才，子彈的軌道在射出的瞬間完全消失，像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偷走，甚至連他放慢鏡頭亦無法從中窺探子彈來龍去脈。

他呆若木雞，百感交集，手下們卻不知道他剛目擊了一種子彈被消失案，只感奇怪。

「呼，好彩趕得切。」

子彈被拋高，接著，然後放進口袋裡。

突然，一人從高空跳下，擋在拉薩特與獵人首領之間。

這把熟悉的聲音，這個熟悉的背影，這句熟悉的台詞...

「團長！」拉薩特大叫。攔路虎擋在兩者之間，三方僵持不下。

留著中短的黑髮，一副比女人更精緻的五官，左眼下方印著一顆淚痔，身穿整齊筆挺的執事服。

七騎士的團長，「神偷」西西里斯。

或稱約櫃的盜賊。

約櫃，三聖物之首。櫃裡放著神的十戒，每一戒代表一種超凡的能力，本來由教會的首領神父持有及保存。

然而，在那場七騎士和教會的戰爭中西西里斯偷走了神父的十戒，差點導致教會落敗。

戰後，七騎士各散東西。

失去十戒的神父等同失去了一半力量，四出派人搜尋西西里斯的身影，想不到現在他竟然出現在這。

「團長！你專登黎救我㗎！」拉薩特哈哈大笑。

西西里斯沒有回頭，雙眼注視獵人首領。

獵人的首領聽見西西里斯的名號，再加上被他的空手接子彈所嚇到，立刻叩頭認錯。

西西里斯走到獵人首領的面前單手按著他的天靈蓋。

「唔好意思，我想帶走拓海既視覺緩慢。」西西里斯禮貌地微笑。

「下？」獵人首領仰頭。

他想起那個被自己推下山崖的賽車手，腦海中浮現出一張白癡又帶點可憐的臉。

事實上拓海沒有立刻死去，反而在醫院睡了幾天。

頃刻後，西西里斯鬆手。

「你可以走啦。」他鞠躬。

「真係？」比起害怕，獵人首領現在多了一份無奈。

「拓海臨死前求我唔好殺你。」西西里斯攤攤手。

獵人首領立刻站起，也不顧尿濕的褲子，慌忙地帶著部下逃之夭夭。

空蕩的廣場轉眼間剩下三人。

「團長！我真係好好好好掛住你！」拉薩特興奮得跳起，把西西里斯抱著。

「你...」

「係咪太開心所以唔知要講咩呢？」

「你...你係邊個？」

「我識你㗎？」西西里斯滿腦子疑問。

「本大爺嗶！特特豬呀，七騎士最強，天上天下霸氣無敵橫行宇宙史無前例第一人！」拉薩特自信地拍胸。

「你好...我叫西西里斯。」西西里斯尷尬地伸手。

「團長大人呀嘛，唔好講笑啦。」

「團長大人？」西西里斯騷著腦袋。

拉薩特無奈地捧著他的臉，用額頭貼著他的額頭。

「無發燒呀，好正常呀你。」拉薩特。

「你認識我？」西西里斯問。

「梗係啦！你係團長嗶！我地七個人面得你一個識得用鼻食麵。」拉薩特模仿用鼻子吸麵條的笨樣。

「咁我...」還沒說完，他的身體突然消失，整個人沒入於西裝內。

過了幾秒，一個可愛的小孩從衣服堆伸出頭。

「唔好意思，我既後遺症有啲奇怪...」他攤攤手，尷尬地吐舌頭。

紫盈帶著兩人回到自己的板間房，再從長計議。

「正確黎講，宜家既我喪失咗某段記憶，我想將佢搵返。」西西里斯托著下巴。

現在，他的身體年齡只有十歲。每小時便會減少一歲，直到半夜十二點變回嬰兒狀態，第二天早上才能恢復原貌。

「但係點解好好地會失憶？」拉薩特問道。

「因為佢。」西西里斯打個響指。

「呬！」一個簡陋普通的木櫃憑空出現，壓在門前。

「約櫃，佢奪走咗我既記憶。我一定要搵到分別代表十戒既十個靈魂先可以交換返我既記憶同理解封十戒既能力。宜家我手上只係掌握到四個靈魂。」西西里斯。

「所以你今日就係為咗奪走嗰個獵人既能力先出現，點解唔殺死佢免除後患？」拉薩特。

「無錯，如果唔帶走佢能力既話，拓海係唔會安息。因為佢到死個刻都怕嗰個獵人會用視覺緩慢去害人。再加上，佢亦無要求我幫佢報仇，好單純既靈魂。」西西里斯回答。

藤原拓海正正代表第五戒---勿殺人。他的靈魂亦安息於約櫃之中。

「屌，條友仔終於識得覆email！」拉薩特拿著notebook大罵。

「佢又瀨尿啦點算？」紫盈抱著嬰兒狀態的西西里斯問道。

「拎去擋尿布頂住先！」拉薩特將自己的四角褲脫下，扔給紫盈。

「呀！」紫盈看見拉薩特的下體，害羞地大叫。

「丫丫丫...」西西里斯也被嚇到放聲大哭，十分惹人憐愛。

「團長喊啦，佢唔飲奶奶會喊到天光...」拉薩特絕望地抱頭。

「做咩望住我...」

「你餵佢...」

「我都無！」紫盈毫不猶豫地拿起紙巾扔向拉薩特。

「呀仲有！我地今晚要走。」拉薩特隨手拿起一條牛仔褲穿起來，連內褲給忘了。

「去邊？」

「去會合我既朋友。」拉薩特微笑。

14

深夜寂靜。

兩個男人站於高樓。

一個穿著黑色連帽外套的少年，一個則衣衫襤褸老人，快意與殺意的眼神不約而同地注視獵物。

「老夫去會一會佢先。」老人微笑。

「唔好搞咁多麻煩。儘快完事。」連帽外套男提醒。

「放心啦。」老人摩拳擦掌。

「仲有，對方係七騎士既惡魔之子同神偷，唔好輕敵。」

「七騎士？我要佢見識下七殺既厲害...」一股力量在他的身體浮動，是習武之人眼中的氣。

七殺。

聞名於外的獵人團，由七人組成，成員來自世界各地，均是惡名昭彰的能力者，每人的力量足夠消滅一支軍隊。

這次以雇傭兵的身分重金受僱於教會，奉命剷除公主的七騎士。

他飛身躍下，影子在玻璃幕牆晃動，轉眼間，擋在了正在逃跑的拉薩特等人身前。

「唔好意思，此路不通。」老人渾渾噩噩的眼神凝視著三人。

「抱住團長走先，記得我同妳講既地方。」拉薩特將咬著奶嘴的西西里斯交給紫盈。

「咁你呢？」紫盈接著西西里斯，他又瀨尿了...

「以惡魔之名起誓。」拉薩特右手放胸，微笑時露出虎齒。

「我一定會無事。」

「好！」紫盈肯定地點頭，轉身就跑，儘管心裡盡是擔心，她還是選擇相信拉薩特。

拉薩特目送她的身影慢慢消失於街角。

「好啦阿伯，本大爺讓你三招先？」他正視老人。

「啪！」

老人的手上多了一樣事物。

是拉薩特的頭。

「哈哈哈哈哈，睇黎唔需要！」他用指尖轉動頭。

「呢啲就係七騎士第一戰力既實力？」老人笑笑，看來七騎士都是徒有虛名之輩。

「你講咩話？」拉薩特若無其事地抓抓耳朵。

老人心裡一驚，神情依舊淡定。

「你既能力係再生？」老人質問。

「我既能力就係惡魔既能力。」拉薩特微笑。

實際上被聖槍所傷的他現在才剛恢復兩成力量，也就是惡魔最基本的能力---不死。

但是這兩成力量足夠他拖延時間，讓紫盈和團長逃跑。

這份不怕死的自信引起了老人的好奇。

他很好奇這個不怕死的人究竟有何能耐。

「唔怕死姐，但我諗你會怕痛掛。」老人按壓指骨。

「哈，咁大年紀仲玩sm？」拉薩特苦笑。

話畢，他的雙手被老人折斷，在他反應過來，打算出腳的時候才發現他的腳早被拔下來插進心臟的位置。

紫盈背著西西里斯逃跑，累了便休息，休息完繼續跑，直到雙腳都破皮，筋疲力竭。

「咄！」

她失足掉在地上，但依然用雙臂護著西西里斯。

「你仲跑唔跑得郁，不如我地休息陣先。」長到兩歲的西西里斯咬著奶嘴，牙牙學語。

「唔可以休息，咁會耽誤時間，拉薩特佢仲幫我地拖延緊！」紫盈用手擦掉汗水。

「放心啦，佢無咁易死。」西西里斯舉起拇指。

突然，天空下起雨。

不遠處的街口有一人影晃動。

黑色連帽外套，凌亂的頭髮滲出水滴，蒼白的臉上有一雙野獸般銳利的眼。

不屑，傲慢。

「小心。」身高不足一米的西西里斯立刻站到紫盈前方。

少年自暗角走出，修長的手指上浮動著水珠。

水珠懸掛在空中。

盤旋，盤旋，盤旋。

「西西里斯？」少年疑惑。

「正是在下。」西西里斯微笑，咬著奶嘴。

雨，伴隨著少年的殺意越下越大，西西里斯不知從哪裡拿出一頂紳士帽戴在頭上。

「Rainman，你有資格知道我既名。」少年的嘴角上揚。

Rainman向外伸手，地上的雨水像水蛇般靈動，攀上他的手臂，化成長矛。

長矛脫手。

咻一聲飛向西西里斯。

西西里斯打個響指，一個櫃子立刻憑空出現，砸在他的面前，粉碎長矛的攻勢。

「長矛攔截。」雨水滴答滴答地掉在他的紳士帽上。

他擁有世界上最硬的櫃子---約櫃。

「有趣。」

Rainman化成一灘水直接沒入土地，然後隨即從西西里斯身邊的一塊積水處跳出，左手化為水劍，直接砍向他的頭顱。

西西里斯看到水的倒影，提早閃避，跳到數米外，但紳士帽還是被斬斷一角。

約櫃像長了腿般自動閃現在他的旁邊。

他敲敲櫃子的頂部。

「第三戒，忍耐。」一股力量聽召，自約櫃傳向他的身體。

面對強大的攻擊便需要更強大的防禦。

第三戒---忍耐。

簡單而言便是提高能力者的抗性，有效地抵抗攻擊，但是不同於其他防禦技能，能力者的對抗性會隨著戰鬥過程不跌反升。

Rainman的雙手化作水鞭，然後一陣狂風暴雨似的打在西西里斯身上。

鞭鞭有力，將西西里斯打得全身濕透，渾身腫痛。

不過，他沒有選擇迴避。

因為第三戒會因為能力者選擇逃避而倒退，所以西西里斯正是以自己的意志力，一點一點的換取防禦力。

然而，這一切都看在了Rainman的眼裡。

水，是他的化身。

每一下打在西西里斯身上的鞭都是他手的伸延。

所以他自然感到每一下的攻擊逐漸變弱，甚至有減慢的趨勢。

他開始洞察到西西里斯的意圖，於是心生一計。

Rainman用左鞭佯攻，在西西里斯格擋鞭子之際，鞭的頂端像靈蛇般纏住他的手，借力將自己拉前。

反彈的力量令Rainman全速向西西里斯面前，右手自水化拳，猛擊在他的臉頰。

西西里斯口吐鮮血，飛彈數米。

「無估錯既話，你既防禦能力只可以每次累計一種攻擊，但係好遺憾，我拳腳功夫都唔差。」Rainman按壓指骨。

西西里斯慢慢在地上爬起，抹掉嘴角的鮮血。

這下糟糕了，剛才自己被對方出其不意的一拳放到，累積的防禦力隨著意志的減退像洪水決堤。

Rainman知道現在是取他性命的最佳時機，露出殺意的微笑...

「完結啦，我地既遊戲。」

Rainman舉手，周圍的雨水全部匯聚於他的上方，一滴不漏。

雨水化成一條水龍，張牙舞爪。

「吼！」水龍咆哮，嗜血的利齒瞄準西西里斯的頸。

西西里斯疲累的身體失去了第三戒的加持，這一擊必定會將他粉碎。

「遺言？」 Rainman。

西西里斯沈默，像在醞釀著什麼。

水龍在空中盤旋一圈後，兇猛地向目標俯衝，激起層層浪花。

西西里斯張眼，向前方舉手，口裡默念數字。

在龍牙觸碰他指尖的瞬間，整條水龍順著剛才滑行的軌道解體，憑空消失。

Rainman的眼睛瞪大，難以置信。

西西里斯咬咬奶嘴，自信地微笑。

「水元素，H₂O。如果無咗氧仲係咪水？」

能力名稱：偷天

代表圖騰：一把破爛不堪的匕首

能力：能力者可以偷取其他人的能力或者具其能力特性的事物。有一定機率觸發隱藏能力「換日」。

後遺症：能力者以自身年老的時間向盜賊之神換取偷竊能力，所以於使用能力後的數小時開始逆生長，直到凌晨時分長成嬰兒，第二天清晨恢復正常。

能力者：西西里斯

15

偷天。

西西里斯的能力。

他能偷的不僅僅是對手的技能，同時包括對方技能性質的物質。

在千鈞一髮間，他將水中的氧氣偷走，破壞了水分子的結構，化解危機。

西西里斯作為騎士團的團長並非因為他的作戰能力最強，而是因為他急才往往能創造出臨場策略，解救眾人於危難之中。

偷能力並沒什麼大不了，真正的盜賊偷的是勝利。

Rainman看見自己引以為傲的一擊被化解，頓時無語。

速戰速決！

另一顆水球在Rainman手中浮現。

「啪。」

突然，一把飛劍以瞬雷之速刺破水球。

「都諗咗好耐點解你地咁耐都未黎，原來有惡狗攔路。」

飛劍還巢。

遠處，一個銀髮少年，牛仔外套，銳利的眼神，與手中赤劍---干仗融為一體。

劍聖，康仔。

Rainman皺眉，對不速之客感到意外。

他舉手，數隻以水而成的巨手握向康仔。

眼間巨手就要把自己壓碎，康仔不徐不疾地以靈活的身法閃進指縫間，神劍一揮！

水分蒸發，劍氣甚至穿透到Rainman身前。

Rainman心裡叫好，一個翻身避開劍氣。康仔手中的劍立刻脫手飛出，乘勝追擊。

Rainman將身體液體化，讓劍刺破自己的身體。

他心臟的位置穿了個大洞，正在慢慢復原，殺氣騰騰。

飛劍一個反彈，劃破他的臉頰，回到康仔手中。

「劍聖？」Rainman。

「唔敢當。」康仔微笑。

「殺埋你！」

Rainman正要衝出之際，一個身影瞬間閃到他的身前，擊出右拳，速度之快甚至令他將身體液體化的時間也不夠。

要死了，一直以來對敵人只有不屑和殘忍的Rainman第一次露出害怕的表情。

在拳頭快要砸向自己的臉時，他隱約看見對方是個健壯無比的金髮女子。

拳頭在接近...

無限接近...

他要死了嗎？

金剛，娜塔卡。

擁有七騎士中最強大的拳頭。

在拳頭快要砸向Rainman時，拳頭被一隻手穩穩接著。

是剛才對付拉薩特那個衣衫襤褸的老人。

「哈哈，力度唔錯。係老夫呢幾年黎見過最強大既一拳。」他摸摸自己的下巴。

「撤退。」Rainman手著地，一柱巨大的泉水冒出，擊飛娜塔卡。

然後，水化一個氣泡，正把兩人包裹起來。

「想走？」康仔的飛劍射出。

「下次再玩。」老人雙指夾住劍尖，拋起，一腳把劍踢回康仔。

水球破裂，兩人憑空消失。

16

碼頭。

拉薩特靠著貨櫃按壓著肩膀，啪啪作響。教堂。

「任務失敗？」一個穿印度風長袍的黑人問道。

「係戰術性撤退。」Rainman回答。

「哈哈，老夫覺得呢班人好有趣。」衣衫襤褸的老人摸著鬍子。

「下一步呢？」一人坐在懸樑之上，肩膀上站著烏鴉，雙眼赤紅。

「洗乜怕，七殺無殺唔到既目標。」粉紅色冬菇頭，穿著迷你裙的少女在吹著口香糖。

「王，你既主意係？」穿祭司服的男人，手裡拿著權杖。

「分頭行頭，遂一殲滅。悔，你有無意見？」一個男人坐在教堂正中心的一張王座，翹著二郎腿，身穿黑甲，全身散發霸王氣色。

悔搖頭，抽一口煙。

「哈哈，最後個阿伯殺咗我七十九次，殺到手仔都軟埋就走咗。」他高興地吹噓起來。

「人地玩到無聊姐。」康仔恥笑。

拉薩特隨手拿起廢鐵罐拋出，康仔單手接著。

「哈，係咪想打交先？」拉薩特。

「隨時奉陪。」康仔。

兩人本來就是鬥氣冤家，競爭對手，重遇之日果然是鬥嘴開場。

「呢個係樂仔，救咗我既恩人。」小雪介紹。

阿樂招招手。

「本大爺係拉薩特，呢個係我女朋友紫盈！」拉薩特笑咪咪地搭著紫盈，紫盈尷尬地點頭。

「識咗女朋友都唔通知聲呀。」杜比攤攤手。

「諗住結婚先派帖嘛！係咪？」拉薩特望著紫盈。

紫盈害羞得臉頰發熱，不懂反應，只是猛地點頭。

「喂娜塔卡！你同阿餐刀俠發展成點？」拉薩特恥笑。

餐刀俠之名源自有次康仔有次在戰鬥時候造出一把木餐刀，險些死在獵人手上。

「你講多次！」康仔大怒，拉薩特立刻逃跑。

娜塔卡害羞得不敢抬頭，埋首於零食堆中。

「西西里斯，你真係失咗憶？」小雪捧起西西里斯幼小的軀體。

西西里斯露出無辜的眼神，可憐地點頭。

「睇怕係啦。」拉薩特抓抓凌亂的頭髮。

小雪眯著眼看著西西里斯。

「我真係乜都唔記得囉...」西西里斯咬著奶嘴，皺眉。

「所以之後我地應該點做？」杜比問道。

「仲洗問？梗係反擊啦！唔通等人割咩！」拉薩特。

「上次同教會正面交鋒，我地既戰力好明顯唔夠，再加上對方依家仲有幫手。」康仔。

「無錯，今次既對手應該唔簡單...」娜塔卡小聲地道。

「等本大爺擰返我既力量，一定打殘佢地。」拉薩特握拳。

「反擊係遲早既事，但我認為當務之急係救咗蒂亞先。」康仔。

「蒂亞？」樂仔問道。

蒂亞，馴龍少女，七騎士之一。

在那場聖戰中被神父用聖杯的力量封印起來，現正在教會分部的聖心殿。

「分頭行事？」杜比提議。

「我都想去骨壺睇下有無辦法盡快恢復我既能力。」拉薩特伸懶腰。

他的能力來源於惡魔，他與惡魔溝通的媒介就是骨壺。骨壺裡相傳藏著撒旦人型態時的骸骨。而它則被拉薩特藏於日本某座神山之中，一旦骨壺被破壞，他便會失去所有能力的來源。

「團長呢？」康仔。

「我想繼續收集十戒既靈魂，解封十戒，搵返我既記憶...」西西里斯。

「約櫃既十戒會係我地重要既戰力，可以話係反擊既關鍵。」杜比。

「個班叫做教會既人真係想殺我地？」西西里斯無奈地問。

雖然拉薩特已經跟他說了很多次他的過去和七人之間的事，但他還是難以相信。

「無錯，所以我地一定要反擊。」康仔堅決回答，他的家人就是死無辜被牽連在內，死在教會的獵人手上。

西西里斯無奈地點頭答應。

「我地幾時出發？」阿樂問道。

「我，你，公主，娜塔卡，杜比，即日。」康仔。

「去邊？」

「法國。」

教堂。

「任務失敗？」一個穿印度風長袍的黑人問道。

「係戰術性撤退。」Rainman回答。

「哈哈，老夫覺得呢班人好有趣。」衣衫襤褸的老人摸著鬍子。

「下一步呢？」一人坐在懸樑之上，肩膀上站著烏鴉，雙眼赤紅。

「洗乜怕，七殺無殺唔到既目標。」粉紅色冬菇頭，穿著迷你裙的少女在吹著口香糖。

「王，你既主意係？」穿祭司服的男人，手裡拿著權杖。

「分頭行頭，遂一殲滅。悔，你有無意見？」一個男人坐在教堂正中心的一張王座，翹著二郎腿，身穿黑甲，全身散發霸王氣色。

悔搖頭，抽一口煙。

望著玻璃窗外的明月，他若有所思。

日落東京。

舊式住宅區中徘徊著兩人，行走街頭，沒入街尾，卻始終沒有停留。

「阿娘子，請問我地係咪去錯地方？」拉薩特背著有他半個人身高的旅行背包。

「唔會㗎，應該係呢個街口...」紫盈慌張地抓著頭髮。

「慢慢黎啦。」拉薩特打個呵欠，然後不小心撞到了什麼。

他回身看，是一個兩鬢斑白的駝背老爺爺。

紫盈立刻上前敬禮道歉，然後雙方又用日文嘰嘰喳喳地溝通起來，聊得旁若無人。

要不是拉薩特不懂日文，早就打斷了他們的話題。

「行啦我地！」紫盈興奮地道。

「傾完啦終於？」拉薩特打個超大的呵欠。

「佢就係石川爺爺，佢屋企原來響上兩個街口...」紫盈羞愧地低頭，原來他們一早走過了。

石川爺爺的家是兩層式的平房，坐落於東京的舊住宅區。

玄關後是長長的走廊，旁邊有客廳和浴室，上層是客房和主人房，簡單分明的典型公寓結構。

石川爺爺在香檯上香，叩頭，拱手。

這是他三十幾年來的習慣。

香檯上有一個女人和男孩的照片，是他的妻兒，他們都在三年前的一場車禍中喪生，剩下孤獨的石川。

石川為了減卻獨居的孤單感，於是將住宅以民宿形式經營，表面為賺錢，實則為了填補內心的孤獨感。

他熱情地招待紫盈和拉薩特，又為兩人燒菜，搬行李，打點房間，兩人只管坐在榻榻米上看著搞笑節目。

石川爺爺頂著圓鼓鼓的肚臍，笨手笨腳地拖著拉薩特的背囊，一步一步踏上樓梯。

拉薩特想幫忙，卻被他客氣地請回電視機前。

石川捧出燉魚，涼拌青菜，天婦羅，飯糰等家常菜，簡單卻帶著濃濃的溫暖。

飯菜間，紫盈與石川交談甚歡，拉薩特則一直托著腮，看電視的無聊節目。

突然，紫盈拍拍拉薩特的肩膀，欲言又止。

「嗯？」拉薩特眯著眼。

「佢話不如由佢見證我地行禮...」紫盈越說越小聲。

石川一直有個渺小的夢想。

他希望見證兒子翔太結婚，但是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但他在拉薩特的身上見到自己兒子的身影。

石川笑咪咪地看著兩人，樹起大拇指。

「喔，好呀。」拉薩特攤攤手，表示答應。

「咁快，但我未準備好...」紫盈害羞地低下頭。

「當滿足下老爺爺願望啦！擰酒！」拉薩特笑笑。

拉薩特站起來，打開冰箱發現沒有清酒，便帶著紫盈出外購買。

雖然老爺爺多次要代勞，但還是被拉薩特推卻了，唯有坐在家裡休息。

然而誰也不知道這一坐，就再也沒有站起來的機會。

夜幕低垂。

石川爺爺躺在客廳看著院子外的盆栽，呆呆地發笑。

他已經很久沒感受到這份溫馨，一份來自家人的溫暖。

「丫...」

一隻烏鴉突然降落在草地，望著老人，歪頭。

赤紅的眼珠像快要流出鮮血一樣。

「嗯？」石川覺得奇怪。

突然，一人翻過牆壁，跳進院子，是一個粉紅色冬菇頭的少女。

烏鴉張開翅膀，身體扭曲，羽毛越來越長，爪子化成四肢，鳥喙收短，形成五官。

石川望著眼前的少女和烏鴉變成的「人」，嘴巴張得大大的。

那「人」揮一揮手，一根羽毛射出...

「呼。」

拉薩特手上的啤酒掉到地上。

「做咩？」紫盈手裡捧著零食。

「我有種唔好既預感...」拉薩特搖頭。

拉薩特牽著紫盈飛奔回公寓，一直跑，一直跑....

「做咩咁突然？」紫盈喘氣。

拉薩特沒有回答，他與死亡親近無比，他相信自己的直覺。

兩人跑到公寓門外，拉薩特叫紫盈停下，自己沖去門前。

「咁。」沒有上鎖的木門隨隨打開。

走廊上是斑駁的血跡，血痕的盡頭有一個老人，手上抱著他的妻子和兒子的照片，死寂的眼神看著照片，嘴角上揚，像終於回歸家人的懷抱一樣。

他身後的客廳走出一隻半人半烏鴉的怪物，羽衣半張。

「惡魔之子...」那「人」的聲音像經過變聲器處理，異常奇怪。

「老爺爺係你殺既？」拉薩特壓抑憤怒。

那「人」抱著肚子，咯咯聲的怪笑起來，數十根黑色羽毛飛射而出，狠狠地插在拉薩特身上。

釘在拉薩特身上的羽毛化成黑影伸延，在他想反抗的時候就才自己被死死壓制。

那「人」身上的羽毛帶有毒液，不致命，卻能有效地把敵人的肌肉麻醉。

七殺---鴉，半人半烏鴉的怪物，是團隊中的拷問專家，曾為了逼供而召喚一萬隻烏鴉咬食目標的肉，直到得到自己的答案為止。

拉薩特動彈不得，鴉張開翅膀，黑色的羽衣化作黑影，將自己和拉薩特包起來。

「絕密空間」

鴉用自己的人羽毛化作一個結界，增強自己的魔力，同時將對方禁錮。

拉薩特除了一團混沌黑暗之外什麼也看不見。

「呀！」他痛叫一聲。

一隻烏鴉飛過，狠狠地將他的左眼咬走。

紫盈在門外徘徊，忐忑不安，卻聽不見屋內有絲毫動靜。

她像進去查看，但又想起拉薩特的告誡。

突然，一個粉色冬菇頭的少女從屋的後院翻牆跳出，向她走去。

紫盈下意識戒備起來，往後退。

「佢已經死咗。」少女吹著泡泡糖。

「咩話？」紫盈難以置信。

「我既同伴響入面，惡魔之子已經死咗。」少女。

「你收聲！」紫盈想沖進屋內，但膽怯限制住自己的腳步。

「就算未死都半死不活，咁樣比死更痛苦。」少女露出邪惡的笑容。

「無可能！」紫盈剛才還幻想著自己，拉薩特和石川的笑容，現在根本聯想不到死亡。

「我未見過人可以活生生咁行出鴉既絕密空間。」少女。

「無可能㗎，無可能㗎。」紫盈蹲在地上，絕望地抱著頭。

「再見啦，同佢一齊落地獄啦...」粉頭少女走到紫盈的身前，吐掉口香糖，這是她每次殺人的習慣。

她張開嘴巴，準備噴出一股足以震碎她五臟六腑的聲頻。

「呼！」木門破裂。

在聲波將要發出之際，一隻不明來歷的手貫穿木門，狠狠地抓著粉髮少女的頸。

惡魔的右手。

少女的身體懸掛在空中，難以呼吸，她絕望地轉頭，隱約看見那隻手突破「絕密空間」的魔爪。

「邊個比你掂我女人？」魔鬼的聲音在屋內傳出。

魔爪用力一拉，狠狠地將粉髮少女懸空的身軀扯進屋內。

在她的身體進入門檻的一刻，拉薩特自斷手臂，木門隨即關上。

「帶我既手去我講既山頭！你自然會搵到！」門內傳出拉薩特的叫聲，然後又是一陣晃動。

「但係....！」紫盈跑上前貼著木門。

「走呀！」拉薩特大吼。

「呼！呼！呼！」

門裡面的世界定必一陣慘況。

紫盈哭了，她無力地擦著眼淚。

但是，當她想起門裡的愛人正在用生命為她拖延時間，她立刻拿著拉薩特的手站起。

不能在這裡停下來！我還有跟重要的使命！

她握拳，向前跑去。

她的眼裡只有一個目標。

神山，骨壺！